



潛邱劄記卷五

書

與汪舟次

昨過談匆匆未盡欲語第之偶議鈍翁先生志文也
實以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間
及高祖必以其人其事足書若空空名諱則斷未之
及也歷覽韓歐王介甫以及明初宋潛溪皆然此唐
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但古人文多口訣未嘗筆諸
書故難卒曉要在讀者善體會耳雖以鈍翁所痛詆
之牧齋猶不失此規矩初學集可檢也或曰此本之
元人弟對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敘起



渠非元人邪乞特致此語於鈍翁願得一言以報弟
受益不淺矣

與傅青主二丈

昨座上客有云世傳關壯繆生於靈帝戊午日月時
竝同案通鑑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

與徐勝力

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子手故經未
書其卒此亦見之註疏惜未攜至容他日檢出奉覽
也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第不覺匿笑得毋見弟
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請爲先生
陳之政逮於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魯文公

薨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
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
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
歸乎豈論語妄語邪而左氏忠於公室之言果足據
邪蓋朱註之誤原於孔氏孔註之誤則以無處位置
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
少一世種種皆合此非第言註疏之言也

與宋旣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
尤者也漢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

魯詩谷永傳閻妻驕扇注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
寵熾盛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
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
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
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安在毛
與三家絕異哉顯誤如此不待細攻謹告

與陶紫司

承示鈍翁古今五服考異酌古佐今信爲不刊之典
但序疑及儀禮處謂丈夫三十而娶爲之妻者乃有
夫之姊之長殤之服不亦異乎疑姊字誤不知非誤
也左氏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古

之冠昏固有不盡二十三十者矣以十五之前之人
而有妻而適遭姊喪姊尚可爲中殤且不必至長也
或曰諸侯絕旁期此降在總麻已無服而謂諸侯之
夫人服之乎弟曰夫人雖無服而却有服之理古五
十命爲大夫不特無冠禮亦當無其昏禮今乃有大
夫昏禮豈非世愈變而期已不若前乎臣不殤君子
不殤父殤者亦聞有子也且年十六至十九方爲長
殤女子十五許嫁字而笄之笄即不爲殤是女子無
長殤何儀禮言長殤者不一傳記紛如吾欲一以儀
禮爲斷此特向吾友第云爾不敢爲鈍翁道也
序又疑大夫絕總於其旁親皆然何獨爲貴臣貴

妾總不知此義服也周禮王為諸侯總衰天子且然而况大夫乎他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只以儀禮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解之故妻喪亦可稱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已降期不待大功今云云者殆又誤會中庸之文也復白

案王為諸侯總衰鄭註為弔服然既葬而除亦已服五月矣

又與陶紫司

適考得喪服傳大夫為昆弟姑姊妹之長殤小功果五十始爵命安得有兄若姊之尚在十九以下與鄭註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此既以見世有奇才盛德不必要至五十而即有幼為大夫者又以見已為

大夫則用士禮冠矣冠即不為殤不為殤而後可以服他人之殤鄭註又云昆弟殤死或謂為士者古四十強而仕則四十始為士今士在殤中亦有未二十得為士者冠也仕也服官政也皆不依常法周公固已為變禮制此服矣若國語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元官氏特衰季之事以此難鈍翁鈍翁不必服固不若以周公所制者還折之也

三與陶紫司

鈍翁類稿有宗婦死則夫為之齊衰三年三年喪唐儒有至三十六月者以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

而祥爲據竊意此二禮未知何出或鈍翁因左氏叔
向語遂認王爲宗子后爲宗婦景王真爲穆后服三
年乎杜氏通典折衷鄭王兩家之說斷以禫在二十
六月終又終一月禫除徙月樂是且二十八日得毋
又誤記爲三十六日乎欲叩之恐嬰其怒也宛轉託
人致訊果不出第所料學術至此竟成塗炭矣

四與陶紫司

承問宗子爲其妻服果有異乎第曰有異喪服小記
宗子母在爲妻禫而已禫乃十五日而禫非二十七
月而禫也宗婦死有爲之齊衰三月者未聞三年也
凡喪稱三年皆再期之謂及二十五日之謂非真有
三年近惟窮鄉陋邑目不覩會典等書者真服至三
年不意作五服考異者而亦出此兄嘗謂鈍翁未見
大敵使與牧齋遊其學故可不翹然此等典禮亦不
必見牧齋而後無誤也

又與徐勝力

近始從人假得註疏借書之難如此昭十二年傳季
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
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昭二十五
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孔子
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鄙說
之不誣誣不誣亦何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

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為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哉聊因續札以發一二

與江辰六

承面問鈍翁以長子筠卒以幼子毅詒為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弟以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為士夫不應當哀悼荒惑之餘任情黷禮若世俗人所為者其亦必有所恃乎曷恃爾殆恃宋文鑑劉原父為兄後一議乎及歸取其橐讀之果有與從弟論立後書載劉原父之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

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也春秋唯公羊家多異說姑勿論即以其僖公元年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蓋僖公於閔雖庶兄實北面為臣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其服皆斬故傳稱臣子一例今鈍翁非諸侯也然猶可諉者曰有嬰齊大夫之例在然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服傳君至尊也為之斬故大夫尊得以降其親兄弟之服止大功後世此禮不行而劉炫駁牛弘降服之議曰古之仕者唯宗子一人由是先王重適

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
旨哉其由此推言之縱鈍翁無子猶不得以弟爲之
後而況鈍翁之子筠不過一士庶人耳而敢援古大
夫之例乎或又爲之解曰鈍翁固云權爾權爾竊以
天下何事不可權而唯倫關父子事涉宗祧天經地
義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權爲辭者且公羊不嘗以權
許祭仲之廢君乎君子深非之漢雋不疑亦嘗以衛
輒拒父春秋是之斷衛太子之獄雖一時君臣相顧
嘉歎以爲經術之效而後世則罪其說之非善乎鈍
翁嘗引蘇氏之言曰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
說而不可然則斯議也其亦聖人之一端也已矣

五與陶紫司

今日偶見綱目漢惠帝七年尹氏發明日天下不可
一日無主惠帝以八月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即位至
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二十四日
而葬葬而後即位則呂氏擅朝之禍可勝言哉不覺
失笑兩漢嗣君即位之禮各別西京陵寢皆生時爲
之故升遐後不復循古制多或經月少則旬日便葬
嗣君即位猶多在既葬之後蓋葬始可即吉故至東
京則葬期漸遙更制令以代行柩前即位下到今皆
遵之若以惠帝太子遲立爲呂氏之故而高帝崩於
四月甲辰惠帝即位於五月丙寅亦二十三日抑豈

呂氏之故邪他若景帝嗣文越九日武帝嗣景越十日皆以既葬爲斷也大抵今人不識古人草野人不識朝廷制度而宋儒又苦以道理硬說其不試於用者特幸耳竊念老弟素抱大畧而復深嗤宋儒故輒獻其說如此

與王山史

頃問點將錄果出貴鄉王諱紹徽手否何逆案載其事先生以此書實出阮大鍼王偶失魏闡歡謀所以解之術於阮阮授以此書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此鄉曲所共傳者弟思之殊不然兒時讀點將錄記沒遮攔穆弼乃大鍼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其中者乎蓋大鍼本東林以求任吏掌垣不久遽彊之歸遂叛去東林諸公留以處魏廓園也禍由茲始凡事實不特鄉曲多承譌即人子孫親述其祖父云何亦互異此史學之所以難也

與李天生

十年仰止始得晤於傅舍親寓何幸何幸先生從橫博辯自一往莫禦但云古人敘其世系即子之於母有疑互者弟不勝駭異因云杜公母崔不待言而所作范陽盧太君誌乃云冢婦同郡盧氏冢婦者奉天令之妻是公之母又盧盧亦名族何不見詩中有某舅內弟表姪之稱若崔者乎弟歸而詳考范陽盧太

君誌與他誌例敘者不同先敘三男三女或存或沒
次敘一男二女或存或沒然後敘其往葬既哭成位
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
王氏皆及見存之子婦此作於天寶三載公母崔已
早亡而見存者繼母也盧即其繼也公家兩世皆繼
娶於盧詩中若十一舅十七舅二十四舅不著崔字
面安知非盧送盧十四弟侍御懷盧十四侍御弟尤
明為表弟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
累土為山太夫人既盧則小司寇舅應亦盧舅固公
之母黨實亦太夫人之姪耳故有斯舉因又歎博極
如牧齋亦不免誤曰冢婦盧氏的為傳寫之譌不知

非譌也鄙見如此尚望先生教之

又與傅青主二丈

向在太原日先生曾以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下
問云古人既脫屣復脫鞮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鞮
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晚不敢對蓋先生
博極羣書而復精析入毫芒晚何人敢知先生之所
未逮乎謹識之不敢忘越四載讀陳祥道用之禮書
始釋然今報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鞮又謂梁
天監間尚書叅議案禮跣鞮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
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
鞮蓋方是時有不跣鞮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

澠丘答言卷五
九
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
跣所以王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唯登坐於燕飲始
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
杜註見君解韞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
韞耳

又考得漢哀帝紀中山王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韞
係解此賜食也非燕飲比故韞尚存

與馮圃芝

承示石林源師義山詩註即世盛行之吳江本然尚
苦譌闕如謂李肱以霓裳羽衣曲詩及第而義山不
與肱同年何亦有記得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

裳之句不知開成初高銜連知貢舉第一榜肱爲首
賦試琴瑟合奏詩則霓裳羽衣曲明年復前詩題爲
賦題而別試太學創置石經詩竝銜辭入貢院日文
宗面賜故不厭重複義山畏之正二年進士其同詠
霓裳復何疑焉

又與馮圃芝

亡友趙石寅先生琳東萊人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
談柄一日謂弟詩歸何不學至此遂指宋之問梁宣
王魯忠王挽詞中云存沒貴忠良鍾批存不必言說
到沒處方知忠良關係此武三思崇訓父子也弟對
昔牧齋笑其以朱仲晦爲王績鄉人與此以武三思

爲唐室忠臣正可作對然仲晦之誤實詩紀有以先
之

與李公凱

昨酒中縱談云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少有更易便不
如聖人之確兄以爲或過今請以一事實之論語杞
不足徵宋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七世
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歸以祀其先
王而孔子錄詩時已亡其七此非宋不足徵之一明
徵乎羣言淆亂折諸聖未聞折諸賢今人則信程朱
勝於孟子信孟子又勝於信孔子事之不可解者馮
氏定遠所深致慨豈欺我哉

六與陶紫司

又考得唐儒學傳王元感論三年之喪王三十六月
鳳閣舍人張柬之歷破其說其驗有四具在新唐書
當時以東之言爲允而元感論遂廢豈鈍翁所指唐
儒即王元感乎果爾亦犬之拾骨鈍翁尚未至此大
抵通典中一段頗難理會下訖宋治平初幾三百年
禮官奏祖宗朝據通典爲正以二十五月終大祥二
十七月終禫二十八月終禫除是且二十九日亦與
杜說異直至第今日發之然則亦何怪鈍翁之不解
邪

與陸冰修

昨紫司兄見過云人知周公制禮而不知周姥所制之禮弟笑問出何書曰出鈍翁類藁宗婦死夫爲之三年非周姥所制禮邪唐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爲母與父沒服同請之而未果行後卒行之蓋天下邪說莫患乎倡其端後遂河決魚爛而不可挽止春秋所爲惡始亂也今鈍翁雅有文譽又新領史職趨承羽翼之者唯恐後益哆然以三禮自命萬一世遠言湮譌以傳譌一時好異之徒起而宗之或者爲律令其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可勝言尤酷於武后王充不云乎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先生固素惡夫惑世者願勿以此等議論爲等閒而力排之

顯斥之無讓

與陸翼王

鈍翁毀我於朝又詈我於私室終不肯已曰閻某聞有親在堂柰何用喪禮與僕相往復縱言之是已非因及檀弓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左氏豫凶事非禮也以佐成其說嘻異哉其亦可謂妄之至者矣檀弓所云乃指明器左氏所云乃指生而來贈者皆非親在而言喪禮之謂也古大功廢業況於居父母喪宜一切廢然獨許之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者蓋以二禮繁重苟非平日從師講肄復又習於臨時必不能按其節而合乎度若如鈍翁說是取辦

倉卒人縱聖人其能一一中禮乎吾恐文王周公之制也隳且久矣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唐顯慶間許敬宗李義府用事謂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卹一篇凶禮由是闕今鈍翁得毋類是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

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

上意寢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然則既有林甫又有敬宗義府竝出中吳矣噫士大夫議論若此第深爲世道懼焉

與張毅文

學業之不能逮古人也無問矣古無槩本書欲得一書必手自繕寫張參曰讀書不如寫書固已勝今人一寫畢必手自讐校不容錯互甚至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必求而改正之若歐陽公之於韓文故事勝今人二校畢必朗然成誦非僅僅寓目而已勝今人三有此三勝而實注以生平全力又不似今人先耗磨於制舉帖括之陋習之中此則有牧齋緒言在不及復及念吾兄發憤斯事聊相爲云爾

與徐碩林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第則謂畫彈琴看文君易春風吹鬢影難先生固精於繪理者幸

一叅焉

與陳其年

家居時有持鈍翁說鈴以示者皆標榜其所與一時嬉遊之人因大書其端曰羣兒自相貴耳鈍翁聞之以爲恨今閱類彙詩有戲蜚翩翩排闥過又有寂寂精藍晝不開隔離飛蜚鎮徘徊因拈合亦用漢書書曰此蜚如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書發先生一笑不知鈍翁聞益復何如耳

七與陶紫司

又考得范甯穀梁傳註云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

而嫁明矣竒在據禮經以正他書不似鈍翁據他書以疑禮經此古今人學術迥別處又引譙周云三十而娶二十嫁者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已稱曰鰥女子二十未有嫁者周官即許其於仲春月奔不爲止尤看得活潑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豈必定以是期哉宜十九而娶亦官也

八與陶紫司

鈍翁引鶴山雅言經止有曾祖無高祖之文若果有高祖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爲高祖矣不覺噴飯孝惠嗣立至太上皇廟與羣臣上其父廟號曰太祖謚曰高皇帝史記始譌而爲高祖班氏作漢書即正之

曰高帝紀何得誣孝惠憶家居時以明既有世宗而
知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蓋代宗即世宗不重出
乎意牧齋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致書興化李映碧先
生問之先生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
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
死得聞高論噫其虛懷如是洵有前輩風範也

與徐電發

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汭之學黃
曰經在致思而已趙曰何謂黃曰如禮有五不娶一
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
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何罪而見絕於人

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趙退而精思久之得其
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註謂無所受
命猶未失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
矣以復於黃黃曰甚善以弟論之果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之類不與上文亂家子不娶註曰類不正相
重乎禮止有四不娶耳烏得五先生曰然長子蓋女
子長成者而當嫁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
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
母死壻弗取事耳弟不覺擊節遽起揖曰千年幽室
爲子一燈照破可不謂天啟其衷哉猶憶故山有來
問五十人人物何如者弟答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

力之彊記可稱雙絕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茗文
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焉語雖戲殆亦實錄云

九與陶紫司

甚矣檀弓之多誣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
是爲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點少孔子若干
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
上也可知計此時尚孩幼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即
此以推則世傳孔氏三世出妻以爲實本檀弓者非
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辯焉矣

三與徐勝力

先生左傳之熟殆無復有兩第請以一事問覲禮同
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
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爲叔父何昭九年
三十二年傳子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
并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然昭十
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幸有以答我焉

與王筠長

承論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
正妃生紂至宋又有元凶劭云出南史然思之亦不
盡然國語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
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案史記周本紀穆王
即位春秋已五十而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穆王之

生當於昭王之二年且出於嫡豈獨一商辛哉雖然
穆亦非周之令王也

答友人

唐李太白嘲魯儒詩云問以經濟策茫如墮煙霧其
第之謂乎是以生長黃淮之濱數十年而懵然於水
道雖然嘗聞其略矣潘公季馴號印川者治河工成
故老傳其要語二句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
放周橋此二語者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
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
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
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

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彊淮
彊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
已且一帶盡圯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草
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
經久之道哉今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惟當確遵印
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
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
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
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
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
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于內

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第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此今日阻撓下河者有三等人爲可痛恨也一鹽城人懼鹹水入內變傷其田禾一泰州車兒埠人富商居宅橫當下河故道一山陽人有墳在澗河邊懼傷其風水只觀二次勘河疏皆以開廣興文聞言興文聞廣則澗河亦必挑廣而風水壞第三次便以不必廣而澗河仍故可見矣昔人謂救荒無奇策弟亦謂治水無奇策苟能守前人成規勿徇近日浮議則兩河並治萬世永賴矣

又與李公凱

徐健菴先生適至云汪舍親持親在不得言喪禮益堅欲折之須經傳有明徵者亦有之乎弟對曰有一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一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子張溷於孔子後不待言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旣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果若鈍翁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爲不祥人矣健菴首肯而去茲復質諸吾兄

與趙秋谷宮贊

壬申夏遇馮三兄於玉峯首問訊先生起居知文酒

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我公之高者
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恩門聞
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江南
北盛傳阮亭先生唐賢三昧集專以盛唐爲宗某亦
購而熟讀其盛唐宜收而不收及非盛唐如張旭四
絕句本屬蔡忠惠者亦誤收且勿論其獨怪其於古
今地理之學何不講也如祖詠夕次圃田店末云西
還不遑宿中夜渡涇水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於
關中之涇水遠不相涉蓋京水也京水出滎陽經鄭
州入鄭水證以王維宿鄭州詩明當渡京水昨晚猶
金谷宛然可見豈選王詩至此旋忘之耶孟浩然夜

渡湘水末云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湘水入洞庭
不復至湖北漢尋陽縣在黃州府蘄州東今潯水城
是晉尋陽則桓溫移九江府德化縣西於湘水皆遠
不相涉證以河嶽英靈集蓋潯陽也潯陽在岳州府
澧州北七十里正合豈選河嶽英靈不能擇善而從
耶高適燕歌行云撻金伐鼓下榆關燕今京師榆當
作渝音喻水名又曰臨渝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今
山海關即其移而更名者證以下文旌旆逶迤碣石
間可見所以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閩寧前畫像贊全
遼金甌渝關金湯正從水不從木至王維東南却亭
上莫使有風塵却當作御蓋吳大帝駐輦所憩後人

因建御亭在晉陵顧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以
禦蘇峻庾肩吾亂後經吳御亭詩御亭一回望風塵
千里昏是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千里送行人蔡
州如眼見州竝當作洲蓋後漢蔡瑁居漢水之洲上
故名蔡洲魏武帝嘗造其家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
見荊州圖經等書竊以阮亭先生才最高名滿海內
獨少集衆思廣忠益工夫遂不克無遺憾偶發憤一
道不敢以聞他人也願先生爲我秘之頃至白下有
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草間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
使新城失色侍郎却步耶知高文富有日新望錄示
一二以警憤憤山川間阻接席末由臨紙曷任依結

答萬公擇

前承下問古止再拜今四拜之禮起自何代弟學淺
識劣茫然莫知一對退而竊思此實古今禮制之大
者不可不考近少微得梗概先就古禮以對可乎按
古再拜周官之褒讀爲擗報即拜今之兩揖是也折腰
而已非頭至地今四拜則頭叩地者四是兩拜字雖
同而義各別即唐杜甫詩老病人扶再拜難韓愈釋
言見今相國鄭公愈再拜謝亦止如今兩揖耳非連
叩頭也或曰拜之數旣可得知矣稽首之數亦可得
詳乎曰稽首止頭一至地而已無今所謂四拜八拜
者觀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燕禮

同再拜稽首頭一至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頭一至地惟左傳定四年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九頓首而坐即跪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據每章闕祇宜一頓首今遂三頓首蓋申包胥故重其禮以謝秦君若禮之正如襄四年歌鹿鳴之三三拜三拜乃三揖耳豈得至頓首而又凡九頓首者乎故曰此禮之至變也又按燕禮有公答拜有公答再拜答拜周官之奇音擗鄭氏註一拜是也因思論語拜而受之今之一揖也再拜而送之今之兩揖也或曰論語之所謂拜止指揖而言乎曰否拜下今拜乎上皆指再拜稽首言豈止揖故曰夫

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論語揖所與立上如揖則皆今之拱手周官肅擗是也又按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止言拜不言再者省文也何以徵之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豈有至服之甚而不先再拜者乎尤當會於言外又按孟子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先言稽首後再拜再拜稽首而受先言再拜後稽首此何以別焉曰此從未經拈出者也拜而後稽首周官之吉拜是也稽首而後拜周官之凶拜是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又按朱子有跪坐拜說一篇其畧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

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
 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
 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為坐小雅不遑啟居傳當
箋云啓跪也爾雅妥為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
 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
 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
 安為小不同耳因最賞趙歧孟子註於坐而言曰危
 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
 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
 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煞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
 後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

此文章家草蛇灰線之法趙歧註則於勿敢見下先
 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
 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案郝仲輿亦云請
告退
之辭

與石企齊

漆園有云在曹縣者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
 宋景公滅曹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為宋有故莊周亦
 宋之官也竊以史記周嘗為蒙漆園吏蒙當作宋則
 鈔不可言註史記以漆園本屬蒙邑不知一在歸德
 一在兗州相距頗遠也第嘗要改古人原文此等是
 也死罪死罪

又

監板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

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

一節而其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

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

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

取簞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上

見日知錄因讀宋楊復儀禮圖末刻儀禮十七篇白

文今監板脫者皆全唯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作哭

者止賓出五字亦不是寧脫毋刪此尤可笑者尊札

竝當作并雖有竝并通用俗字書不如廣韻古并與

竝音義俱異

又

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文王囿而漢唐靈囿靈臺現

在今鄠縣東所以王伯厚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

註於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嘆

為干確萬確者也想像二字第不甘受於傳有之兩

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為之也何如

何如來札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秦虜公子邛東地

至河即第所引商君列傳魏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

之地獻於秦以和者也但第素堅持辛巳徙大梁三

十五年乙酉孟子至梁三十六年丙戌惠王死襄王

立矣襄王五年與秦河西地少梁此自襄王事於惠
王無涉不得如通鑑以襄五年作惠四十一年也可
查孟子生卒年月考一看更與弟辯願聞願聞至魏
地今年入於秦如兄所引蒲陽即其一明年又屬魏
後年又屬秦此等事多不可言吾兩人一為輸攻一
為墨守皆以孔孟為主朱子次之

又

讀陳幾亭書辯史傳載耿弇屠城三百為萬不可信
以三說破之皆確因檢此語出後漢書耿弇傳而司
馬公通鑑刪滅此一句不存真大見識須知觀鑑要
得其所以不載之意此古人絕識也只是不載丙吉

問牛喘則不可解

又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此於昏
禮六禮為請期在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後蓋第五
禮恐以前壻不得行弔禮也以此歎太僕太僕不受
六禮至納吉鄭康成曰婚姻之事於是定前解養尊
者必易服亦不確請自攷之

又

頗大用工夫一番此瞻考據亦不足信如明明言穀
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穀圭以聘女乃春官典瑞之文
無七寸二字并註疏亦無若秋官大行人則諸子執

穀璧五寸無七寸之文不知是本何等周禮

又

通鑑有大可議二事一茅焦諫秦王太后復歸咸陽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始皇十年六國表始皇十年太后入咸陽呂不韋列傳秦王十年茅焦說王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并不在九年嫪毐才誅之後不知文正何緣移置早一年是必有故因博考載籍得之於劉向說苑所云遷於萇陽宮茅焦上謁王按劍口沫出復爲母子如初皆說苑之文也在向自有本但豈如太史遷本秦史記年月之足信乎縱不移置紛更須作數句見得本紀列傳六國表皆作十年如此說

苑則作九年如彼文正從說苑以俾天下萬世人知我輩讀書精審也一始皇本紀十年止逐客令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說者謂秦并天下止二策范雎創謀遠交近攻於前尉繚收功於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於後史記凡一百七十一字如何通鑑槩削不載或曰得毋以梁惠王時有尉繚子此爲重出乎不知前後各一人也漢志尉繚一見雜家一見兵家亦二人也自宜刪史記之文補遺恐文正復生不能不心折氣盡也

孟嘗平原信陵通鑑皆及其食客三千人黃歇呂

不韋亦食客則削之似未允

又

前詆時文大名家如王唐別字譌事填塞滿紙可恥可賤皆時文害之也今讀歸太僕五岳山人前集序此推爲三百年第一古文今文手者序云荆楚自昔多文人在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按荀卿趙人但晚爲楚蘭陵令耳莊周劉向曰宋之蒙人也蒙城在商邱城外正宋地於楚何涉太僕尚如此於他人何尤朱子曰莊子自是楚人亦誤大抵考據文人不甚講理學尤不講死罪死罪

又

看得細甚矣敢不心折但謂國語不足信殊不然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武王追王正在牧野之後非如尊旨所謂在既有天下大定之後是國語此一段正在布戎於牧之野後非前也漢高帝稱父爲太上皇此不足引乃因家令言方上徽號當時庶事草創如此無家令言幾終身庶人矣

又

鄭康成註卜得吉兆婚姻之事於是定此謂男家也賈公彥疏納徵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此謂女家也然則納采問名二禮雖備尚在未定之天古禮

如此不可以今日討庚帖便算繩之此事得長兄一
難既精思又詳攷似無可疑總之古今不同學不可
不講此講學也

與吳亦韓

按註疏魯侯爵宜九附庸而春秋注止邾小邾二國
旋進爵爲子居然比鄰敵國顓臾在左傳未見爲魯
附庸論語方實指之桓公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莒人
來朝杜預云皆附庸之世子也馬公驩力辯爲臆說
從公羊傳作夸狄最是謝玄暉直中書省詩風動萬
年枝日華承露掌李善注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
年樹十四株韻府羣玉云冬青樹也無所謂春入萬

年枝況日暖萬年枝乎安得先生面訊後指示我射
不主皮解主漢不主宋晚年文公輯儀禮經傳通解
不主貫革解試問呂晚村輩舍集註外又讀他書乎
且看汪武曹大全何如

與戴唐器

辯志堂解顧命曰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者成王殯
在西序以西爲重也吳三兄疑蔡傳止有廟門路寢
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無殯在西序之說萬
經何從而臆決之如此愚曰此書未可輕議因檢檀
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西序與西階密邇然不如竟作成王

殯在西階爲安

又

前承面語經術家叅政指黃東發第心知其不然以未鉉知政事官卑也因考肴山家鉉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非叅政而何蓋俞邵自以鉉翁授經河間不肯仕比太冲先生未必盡知先生學問出口抄也昔李西涯與謝方石倡和李嘗作厓山詩一聯謝意不滿李以爲無可易謝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謝又笑曰微我子不至此李又爲端禮門樂府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躍然起即今安石工末句

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是也第料吾兄胸中才思學識尚不止此四十字蓋實爲韻脚所縛不能暢所欲言另作一首不必和韻弟當如謝方石矣

又

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書家力駁董文敏而歸趙松雪皆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其一也適閱明文案目錄可惜其中多生平欲見之文而不得見亦可惜吳園次名綺今揚州人見在且爲湖州郡守豈可與李世熊比而入明文也他文體宜辯行狀豈可合墓文題後豈可作弁首皆紕繆之大者出牧齋手必不如此不識吾兄以爲何如

又
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浙東亦不知何名或者李翱習之全集出尚可得其人然第老矣倦於尋訪矣張籍寄白樂天使君登第早年同座主非同年進士白貞元十四年見舊書張貞元十五年見韓集但統是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故曰同座主也誰人考究及此唯吾兄賞識我耳杜于皇二丈詩三春看漸好千古意何如努力努力第雖老尤當炳燭以行耳尊作竟不梓一帙得毋使臣虎葆山空回邪

又

歸讀陳處士墓表真正庸筆銘尤不成說話更取黃

先生陳定生墓誌銘參看黃身與其事自然娓娓言之所謂襄昭以下詳是也但定生生母王安人以子貞達封者乃誤作湯孺人何也生死而肉骨誤作骨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則可笑湯字伯閔宜與人萬歷壬辰進士官止御史卒贈太僕寺少卿而已何曾爲左都舍下有十六榜進士履歷及壯悔堂集可考然則云我先生必不誤者亦所謂淮陰少年有目無睹者也至墓表云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削籍陳中湛以爭驕弁忤崇禎旨去位於延儒何涉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無此事其說長懷寧起東林無噍類此時大鉞之惡不至於此竟

是說夢檄未布而事泄愈胡說南都防亂揭廣布通衢且傳四方第幼時熟悉之大鉞竄入其幕中何曾延儒復相阮得入其幕周亦不敢容但許用其同年馬士英而已面時當爲吾兄詳言之此關係甚大也

又

錢牧翁嘗教其族孫遵王作詩法曰元白二公往復論詩司空表聖與李生書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鉞藥也弟則嘗手鈔沈約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序元微之杜子美墓誌序爲一帙以爲古今聲詩源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何必自措一辭若贅疣哉至自宋以下實自鄼無譏焉文憲此書微有

可議者曰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又曰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王元長江文通何仲言是按靈運惠連元嘉時人元暉永明時人三謝實不同時昔人云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人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不知號永明體豈得推元暉而遠之於元嘉中乎升王昌齡與劉希夸比肩亦實相遠以韋應物祖襲謝康樂似不相似旣云李商隱又云李義山歧而二之意義山字傳寫之譌蓋指李羣玉耳詆訶文章弟之一癖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倘更爲古人而詆訶弟第所禱祠而求者敢不拭目以俟牧翁推震川爲有明第一南雷先生頗

以爲否進辦香於潛溪亦允當第將購其全集置案上不知何名目爲全備也乞指示

又

唐書歷志曰九執歷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向承問九執歷不能答今得之矣謹報只是嘉靖初五星聚營室占曰主有兵謀於王陽明之道何涉而黃先生歸爲陽明之祥與宋乾德五星聚奎一類不大謬乎至天啟曾四星聚於張而黃先生增潤爲五星以爲爲子劉子而現尤奇之奇者似當將蕺山學案此等語刪去勿予後人口實則真愛我先生矣第固蒙先生愛者不識高明以爲何

如

又

別後細思憤戈無論不及挺戈且不通之甚止有昌黎石鼓歌宣王憤起揮天戈二字原合不來又憤兵二字見魏相傳及查憤又是忿嘗熟諸公言汪氏文不堪指摘一指摘粉碎矣誠然誠然爲韓氏作南園記自屬失言若感激薦已至勤勞王事死於舟中豈有不與渠往還書札之理但書無乞哀語則可耳雖然後代議論愈刻忌諱愈多子孫自然爲其刪除勢所固然老杜進封西嶽賦表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此非楊國忠乎既上書頌吾君自及其時相勢

所不得不然若單乞哀獻文於國忠則大不可矣杜
於京兆仲通韓於于頓李實亦所不免何如何如教
我教我

又

弟嘗謂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茲偶
思歷來字書皆是石激水曰磯無有如集註水激石
之解者於是講章曲爲附會曰磯水激石也當云水
激於石也石喻母水喻子愚謂石喻子水喻母石激
水而水怒猶子激母而母怒也至師說載萬貞一議
論繼引晁以道辯小序一段以證之亦似是而非此
非面相質正往復辨析不能定也

又

承佳什萬不敢當反復展讀少攄一得之愚老杜用
韻最可爲法如一首用庚青兩韻每韻必數押之斷
不止押一字押一字是出韻不謹嚴矣論字似宜改
屯字似誤會不得以吾間用元韻爲藉口果用元韻
亦不止兩押而已仲虺非左相第無此議論左相仲
虺出左傳未易抹撇惟疏證末云古宰相止一人從
李燾百官表序其左相或一時權制非恒制也不如
用第太甲無稽首危微義徒醇二句以折梅書爲扼
要至其故非面悉不可狺狺犯前斷斷皆疊字歇脚
何況鄉里兒意是而語不醒故僭易六藝二字欲易

曰斯文庶幾媿元祐文潛先生稱為元祐學術可耳
仲車先生元祐無涉壽最高終於徽宗間不如用登
進士年號乃英宗治平元祐在前治平反在後然有
斟酌死罪死罪

又

莊子徐無鬼云聞人足音跂然而喜郭象曰跂巨恭
反李軌曰曲恭反又曲勇反徐邈曰若江反又按扁
反則廣韻以跂字入江部者從晉徐邈之音也建炎
以來朝野雜記文鑑者呂祖謙被旨所編也先是臨
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
之命本府校正刻板周益公奏去取差謬莫若委官

銓擇遂以屬伯恭書進日上諭輔臣曰祖謙編類文
海可除直祕閣時益公為禮部尚書兼學士得旨撰
文海序奏乞名皇朝文鑑從之則陳同甫與呂書稱
文海宜也時未有文鑑之名既有文鑑之名吾徒仍
稱文海者非也

又

王伯厚余幼好奇等語乃效班氏漢書敘贊體字字
精確竟名曰敘贊似非跋跋多不用韻不識尊見以
為若何

又

齋心讀待訪錄何異武王下堂東面而立端冕聽道

丹書之言乎快心且勿論心所不快者謹質諸道兄
乞設身處南雷先生地一一駁我以歸一是真禱祠
而求者勿謂我糊心自是也禪家有言智過於師乃
堪傳授昌黎曰弟子不必不如師非吾兄之謂乎其
原君曰屠毒天下之肝腦當作荼毒見湯誥弟嘗笑
道學先生及江西人多寫別字豈南雷先生亦不能
免耶抑書者之過歟以武王爲非弑其君孟子之言
也以武王爲聖人孟子無此言也余雅愛蘇子瞻曰
武王非聖人也爲合於孔子尊富饗保舜武王所同
也德爲聖人舜所獨也則孔子之不以武爲聖槩可
知矣其原臣云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亦

似可商食土之毛此語何解婆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或曰此主人君言然人君獨不曰此吾之赤子
耶何至視如路人耶其學校曰祭酒南面講學此禮
大不是殆不通經術矣古者師東面弟子西面亦有
北面者所謂北面而修弟子之禮是也其取士上曰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制科二字亦認錯豈
未讀文獻通考耶制科始於漢文帝二年晁董公孫
之對是也錢牧齋亦以其場屋之文曰制科大非三
百年無制科止有科舉又曰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
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徧考文獻通考無此
制不知南雷先生何所本若曰先生博極羣書必有

本非爾所知然先生亦多錯誤不能掩也又曰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既寫經文又寫註寫疏此已畢帖括能事矣又令之寫大全及申以己意是人人如宋劉恕道原見賞於司馬文正然後可談何容易願先生改制何如取士下篇其議論殆全出文獻通考云按王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先生不知科目之內十二句全與荆公議論同甚精又科舉之法云云按第一場既以左氏爲經第三場又以左氏爲史自相矛盾朱子貢舉私議亦然然不足從又

第二場云云按董仲舒對策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進于是武帝罷黜百家爲千古盛典南雷先生當此理明義精之代反以管韓老莊爲一科得毋貽譏士林耶又按哲宗元祐二年呂公著當國禁科舉不得以老莊申韓書命題先生豈未之前聞耶又云宋史有明實錄爲一科南宋嘉泰元年章良能陳主司三弊一曰國朝正史與實錄等書人間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而寒遠之士曷由盡知按明累朝實錄雖未有明禁自申時行當國始少少流布得者至艱豈得與二十一史之宋史爲一科竊以

宋史一書已令人望洋而歎矣其建都篇按都關中者有堂又有與蜀則帝都之奧也都燕有堂而無與此論莫妙於于無垢其方鎮云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朱泚何曾憑方鎮而起如祿山乎彼緣涇原節度姚令言脅之而起固退閒在第耳何不用李希烈李懷光等其田制一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一段總不曾考江南錢糧致重之由不如顧寧人日知錄一篇彼固費數十年講貫而成者也財計一云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按蔡京何曾爲宰相當國二字誤況元豐起戊午訖乙丑八年爾又按古未用銀之時以黃金爲流通之貨安得云宋元豐時以金銀

爲用及元起北方云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去金留銀字則可耳財計二崇禎間桐城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諸臣臣當作生此蔣一个名臣者與吾家有交焉奄宦上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此語亦似可商奄宦下云勢當數千人按天官所屬奄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八人共計六十四人成周號稱百官備庶務繁數僅如此安得有數千人之說鄙見如右佇望賜教幸甚幸甚

又題辭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云云按周敬王四十三爲甲子至康熙癸亥凡二千一百六十年始交入今甲子爲大壯以叩馬而諫

爲無稽王荆公論之弟深信之牧齋言說文長箋
行而字學繆弟從事此書凡兩月直不通耳今快
先生論正同附聞

又

凡敘人先世皆從曾祖起其間及高祖必高祖顯人
或有事蹟宜書區區高祖易一守備耳不足及黃先
生及之似不知此例遠觀昌黎近觀牧齋此例井然
愚向與汪鈍翁辯者正此一事掌管詹事府官銜中
有管之一字否宜去當增事字於府下以居黃河下
故謂之下河大非下河對漕運河而言越職上封事
越職二字宜去下文明云應詔言事矣小臣可得而

言也將一束楚明明是芻字譌而不覺何也以上五
條不知確否乞覆我

又

淮有程子晟字西平太現成了有字晟字小李不甚
通更字西李尤不通蓋西李宋丞相李昉之稱明光
宗選侍有東李西李之別又屬婦人總之何曾讀唐
書李晟字良器乎案字書晟明也熾也器也故名晟
字良器愚意更字曰唐器蓋爲唐代之良器也根定
西平王亦好不失當年取以表德之意若同陳剩夫
字晦夫不唯現成且太勦襲雷同何至堂堂讀書人
不能自吐一字乎死罪死罪君子已孤不更名更字

或亦無妨且西洮貴表與西平王洮州臨潭人無涉
一二日趨訪詩袖上何如地理綜要近代新安李氏
刻不足為異書不過以各省圖從羅念菴摹出尚少
少可據有資禹貢耳

又

歸檢始皇本紀竝河竝海俱音傍依也古而且確遠
勝循字敬服敬服右佩玦出禮記內則南嚮坐舉右
邊所佩者以示東嚮坐者正合茗文真妙解閒情唯
認作閒情自有白璧微瑕之刺使知終歸閑止曲終
奏雅之旨東坡譬以國風贊以屈宋正合矣然則彊
作解事小兒直不識字耳吾兄云殆以體制論猶寬

言之不若第直伐毛洗髓也

又

過字曾大加討論非一朝一夕矣敢詳所聞以待吾
兄之自擇可乎案字書過音戈經也度也如三過其
門而不入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是也過音箇超也越
也如地未有過千里夫子過孟賁遠矣是也又失也
罪愆也如可以無大過苟有過不貳過是也是音戈
之過無超也越也之解何以杜詩吾舅政如此古人
誰復過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作平聲乎老杜音
韻至精必不誤因讀詩集傳永矢弗過音戈踰也非
平聲內亦有超也越也之解乎但字書不備耳獨過

失之過押入平聲似未有明證第生平雅不喜作和韻限韻詩詩而限韻和韻譬猶與人鬪而先自絆其手足豈能勝乎至步韻則昔人所深戒矣小力從鹽瀆至攜有節蟹分敬三十隻昔朱登爲東海相遺張敞蟹報書曰遽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敬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此非所論於鄙人也唯此存是荷

又

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程知節墓慨想林靈素如昨日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鶴井亦湮無迹爲之低回而不能去又欲至萬柳池以足力不繼遂返偶從

蛛絲煤網中得手鈔一紙乃宛邱鄉先輩文恐大家歐蘇六公外便宜屈指及斯人稟即留尊几上不必見返也小學紺珠九經雖有其名不曾詳唐九經若何宋九經若何十三經且缺難言難言

又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觀書欲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成功此黃山谷語也錄來爲吾兄共欣賞之黃文如錢龍錫志及毛文龍袁崇煥公案致確此等文有數十百篇便可懸諸日月將來國史取法豈不勝爲人作詩序乎偶得舊榻九成宮唐榻未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與天下共之李白

詩註從無佳者杜甫詩註亦只牧齋佳耳

又

第於古文一道雖不甚深然視近代作者已洞若觀火承委直筆敢不自竭其愚得大抵此道最忌者曰冗曰穉唯簡可以救冗唯老可以救穉此須多讀書多講貫非可一蹴至者劉子吉行畧情辭斐亶讀之惻惻動人書類彙後則冗穉矣查經籍考毛詩補音十卷韻補止五卷則昨來書還有八本已足不必疑當亟收之上有弱侯印出於焦氏亦無疑但有一奇事疑古文尚書自才老始而此書才老又取五子之歌仲虺之誥伊訓爲用韻最古何也韻補內必有說

他日得購全帙付我一目預訂安得其書禪傳忽焉呈現於吾兄前亦俾我一目乎弟家原有舊唐書久不全小壻劉紫函忽得其全連披覽如此等史學豈不經天緯地何苦逃之於詩人逃之於道學詩人道學皆寡陋可恥者如西園不能辯出爲西垣亦可恥也唯吾兄祕之韓昌黎餘事作詩人洵有味哉不盡中所欲云

又

屯作物之初生解敬聞命矣論亦真韻有自可押通韻鑿鑿唐人書寧人豈欺我哉欲易末四句云顏風其再立湖與蜀學新更復追古始長夜方及晨有昌

黎送孟東野序不懈而及於古之義胡瑗翼之號湖學仲車爲其高第弟子愚嘗謂其理學不愧從祀兩廡元祐學術自指司馬文正一派蘇黃一派程子一派爲紹聖以後奸臣所厲禁初不及仲車元祐奸黨碑凡三百餘人何曾有節孝先生哉坨音茶不音差去聲鈔音抄楚交切取也略也若讀作去聲則錢鈔之鈔矣鬻音臉晉元帝公私交窘得豚同以爲美項上一鬻似指豬言不指牛言然今亦有指牛言者此等講究不可不知

又

宋宣獻家藏書止二萬卷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

不取葉石林曰吾書每以爲法也南雷葉氏壻也文案稱葉爲內弟此明朝人俗稱也儀禮姑之子稱舅之子曰內兄弟當改作妻弟見史記或婦弟見漢書孟舉自云舉所刻盡送弟必不欺弟一言慨出百金葬先友于皇丈而謂吝一書乎其不送弟者必是天蓋樓刊非守愚堂刊也守愚孟舉堂名讀五王列傳崔玄暉少頗屬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吾兄以爲何如

又

韓昌黎贈太傅董公行狀開首三行大書曾祖仁琬祖大禮父伯良各繫官階於其下此即作文之定例

也故崔評事墓銘曾大父知道大父京同父倚施州
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曾祖隨祖玠考絳河南少尹裴
君墓誌銘曾大父元簡大父曠父虬國子助教河東
薛君墓誌銘曾祖希莊祖元暉父播監察御史元君
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曾祖父伯陽大王父迢王
考夏卿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曾祖玄靜祖肱父巒河
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曾祖弘泰祖乾秀父燮夫人劉
氏曾祖子玄祖鍊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曾祖行
褒祖懷一考平太原府叅軍苗君墓誌曾大父延嗣
大父含液父穎唐故河東節度使觀察滎陽鄭公神
道碑文曾祖嘉範祖撫俗父洪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銘大王父融王父瑄父乘息國夫人墓誌銘曾祖某
祖某父某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曾祖爽祖微父
嵩唐故校檢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
銘曾大父承慶大父巨敖父訟唐故朝散大夫尚書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曾祖匡時祖千尋父廸唐正
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曾祖務本祖如珪皇
考岑父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墓誌銘曾祖玄暎祖景肅考政河南府法曹叅軍
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曾大父襲夔大父殆庶父
如蘭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況曾祖延祖晦
父良甫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如唐故朝散大夫越

州刺史薛公墓誌銘是然必其高祖有事足書非空
空名諱比所謂公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
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
是也弟持此論最久恨不縮地質之太冲先生續入
金石要例耳

又

錢序果詳但四聲始於南齊周顥較沈約少前其誤
一梁武帝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非約語
特見沈約傳耳其誤二二百餘年不遵行正韻太祖
固不甚可此書實錄載之只看初學集正韻序亦知
其誤三予本上聲今作平者非此與離騷九歌等合

矣而遠遊命天閻其開闢兮排閻闔而望予召豐隆
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以入帝宮兮造旬
始而觀清都未嘗不讀如余蓋字有二音善乎鄭康
成曰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老杜觸目非論故新文
尚起予亦押入六魚韻其誤四上聲脫去二十五拯
止二十九部此近代俗書也不加釐正其誤五以一
序四五葉而有此五誤豈不可怪此弟之生平苦心
戮力晚漸有會盤鬱於胃臆間欲一吐露吾兄之前
者安得數晨夕乎皇明文衡有胡翰衡運論即萬一
千七百八十年分爲十二運今交入大壯卦之說雲
九兄止見其書元大德間曉山老人譔不知曉山廣

陵人姓秦氏第以仲申論證之耳

又

昨如李太白所云今日醉飽樂過千春然不爲折福者以一日而三善得焉請具陳之第一聞高論柳經珠經只算得東坡酒經入文集雜著類中豈得標一目曰經實以柳經珠經乎真不通必非黃先生之本意也至一爲之第謂昭明太子選離騷經明曰經矣列於騷之目之下不敢曰經矣第二塗中誦上山採薜蘿一首蕪夫夫如殊如去素餘素故凡十一押韻雖平去相雜實合顧氏四聲一貫之義三百篇多有以周顛沈約未出無四聲之截然畫界不相通貫者

也初以爲隔句韻大非大非第三枕中思明文授讀必不出黃先生手果出黃先生手敢直標其父名曰黃尊素乎竊以元好問中州集選其父德明詩目曰先大夫不敢標名傳則用墓誌銘他人作者錢牧翁列朝詩集選其六世祖錢洪詩目曰先竹深府君不敢標名傳則謹按湯僉事琛徐參政備所作誌碣而書之并六世伯祖亦不敢標名目曰柳溪府君而已其得體如此憶邱季貞選淮安詩城標其尊人之名曰邱峻孫爲余懷心所寄語直攻當燬其板且并追還其已送人間者無令世謂淮安人不通邱氏子爲不孝嚴哉嚴哉曾謂黃先生一代文獻而忍出於此

乎敢出於此乎請詳思熟復以答我望望

又

老饕無厭固見諒於知己得毋為君家庖人所嗤笑乎雖然杜于皇二丈詩云交道看童僕迎余有好顏此千古未發之嗤也吾兄可陰為我察自己童僕庖人有倦厭之意乎抑曰我家老先生至如洛中待康節故事也程篁墩皇明文衡選其父襄毅公奏疏二篇直標名曰程信亦大不是不得籍口黃先生却從文衡中論李綱固守京城不是脫胎為天津巡撫馮留仙碑誌劉超宗一隅之見便不信此可憐可憐何況其乳臭之孫子哉

又

許遠誤記作雙廟而詩又不佳豈此老耄耶原不在古文名家之列但識見議論也有趣姑取數首作小品文字或亦無不可乎曾蒼山起寧都號詩國此宋時事也天水公作劉室高孺人誌書側室之子某某與嫡子一連以為合子女皆統於父而不分書所出之例妙矣及考息國夫人墓誌銘夫人嫡也是其所親生二男一女書出非其所生側室之子不書又添一例蒼崖太冲皆無覺得心花俱開只有學問有味牧齋知之而不盡遵用以合時目汪荅文夢也夢不見

又

夢硯齋似重出古人且有家諱自宜避之愚意作寤
硯齋妙絕蓋寤即夢也汲冢周書王曰今朕寤有商
驚予註曰言夢為紂所伐故驚又王召左史戎夫曰
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叅以說文解字寤一曰晝見而
夜夢也硯非日日見之物而偶夜夢者乎此寤字實
自第發之嘗謂本草解藥性不盡韻書解字義不盡
當尋名手如鄭汝器八分趙秋谷行書寫之若杜首
昌宋曹惡賴極矣

又

新刊經解復閱一過春秋名號歸一圖宋馮繼先案

繼先當作元偽蜀朝人宜冠宋孫復之首乃屈居劉敞

之後何也孟子音義宋孫奭案奭謚宣公真宗朝名
臣屈居南宋蔡謨之後又何也宜乎東海云書不經
其先生眼過譌謬百出貽笑人口罪過正復不小至
總經解三字不通之至東坡端硯銘千夫挽縷百夫
運斤篝火下繩以出斯珍按斤斧類斫木器也莊子
運斤成風亦作斲未聞作斧也且徧閱字書無斧字
竊以此硯斷送在此一字答我答我

又

通鑑考異引張中丞傳是司馬文正時猶傳今遂亡
逸惜哉今既不徵之於傳則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雷

萬春自當如茅鹿門作南霽雲三字爲是黃先生說非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用之字也字文法分明照應前邊不然果屬雷萬春南霽雲一大段無根了文字未有無根者不爲許遠立傳後卽爲遠辯白不載雷萬春事首尾後無一字及雷天下有如此文字昌黎不怕人笑倒邪

又

承問難妙甚只以雜肴蔬兮進侯堂肴俎實也蔬菜也以二物共薦故曰雜今坡公作雜肴其可通乎似是趁筆之誤未可以出於坡便是金條玉律也忽思昌黎長女初適李漢更適樊宗懿金石要例載之非

漢死而後嫁乃出而再嫁於樊者果爾昌黎死後漢爲文集序自稱門人且云辱知最厚且親於韓氏絕矣猶曰且親乎更奇者唐書李德裕惡李漢以漢之友壻蔣係出之外吏係卽第三女之夫故與漢曰友壻昌黎死時三女尚未字人後乃嫁蔣係係名乂之子也皆見唐書此時昌黎女更適人久矣猶并其姻黨謫之乎可見漢終始以韓壻爲重何如當日不出之乎乞爲我一解

又

牧翁曰唐人如岑嘉州王右丞錢考功皆於杜老爭勝毫芒初不解錢仲文何以當此今讀載酒園詩話

方知牧翁之推贊不謬也雖然黃公却不極推嘉州自不是且云高勝於岑豈其然嘉州妙絕顧貞觀初遇之長安勸人誦法嘉州爲第一且云學杜尚有流弊嘉州無弊載酒園詩話取譬語皆絕佳可尋味之學詩舍唐人而直趨三百篇猶學道舍程朱而直宗堯舜此病狂之言也以爲絕代奇談者反辭耳吾兄豈未解耶五七言古一韻到底者之法馮定遠先生所謂聲律相詭是也日從事吟哦大有見解非復吳下阿蒙向來大言餘事作詩人者所謂卿但未得酒中趣耳

又

百忙中不妨措思若并不思則非矣晨風蟋蟀皆指詩人而言誦毛詩白文可知自傷留滯去關東去字不是易以向字亦本等唯老字又屬一層意思可加細思他日面語未有不躍然者校太僕集有名介者字安叔其元孫也元孫之子爲五世孫名顧廬字甫吟冒籍嘗熟中癸酉鄉試文人_有後頃始得知以告同好者

又

吾兄講貫學問字字當行而吟詠性情頗不相及故不憚屢次苦口變顏以諍不意吾兄津津然甘舍所長豈玉溪生詩自有仙才自不知者耶良可痛惜不

得已聊就來札對唐宋之分何嘗不在古詩但古詩沾些宋人氣猶可若律詩一見令人憎唐無就正等字面入律詩子美聖俞家有其書從來束而不觀近人詩最愛者父執杜于皇如欲看自洗手呈覽叅合唐宋金元而出之是牧齋宗伯貌頗似宋而中有絕調之作每讀不忍釋手安得向遵王抄其詩註來取前陶季云牧齋詩不如文非也詩能用意文點染不能本色排比不能單行却讀書多歷年久有一段精氣結裏而成不可及哉詩第一氣骨次則風調宋人詩有風調乎試看琴堂何美玉堂榮何等意思拂水一枝猶未長何等風致加以彩鷁蘭橈分舊雨朱樓

鱗瓦鬪新晴何等神理果能篇篇如此句句如此老第不勸吾兄成爲詩人卓絕一時爲吾黨之光者非人也死罪死罪

又

承詢大加討論讀當廣韻以其備也作詩須韻會以上平十五下平十五上聲三十去聲三十入聲十七適得古今之宜若廣韻上平十六下平十六上聲三十一去聲三十三入聲十九今作詩者遵用之乎即宋禮部韻畧上下平上入三聲同韻會而去聲三十一今作詩遵用乎惟今俗本韻書上聲二十九漏去二十五拯則不可從耳復讀顧氏音學五書心花怒

生背汗浹出錢牧翁所謂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
眇眇有異耳不知新城王侍郎何以痛掃幾無一足
取正恐能詩未必通韻學也又考韻凡例云平水
劉氏上平十五韻下平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
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七韻黃氏韻會本之只查
韻會看便已

又

鈍翁文畧一披閱竟同嚼蠟無餘味柰何但有一事
可感者汪氏族譜序古者宗子之妻死其夫爲之齊
衰三年今令甲無是也第代易其文曰宗子之婦死
其夫雖母在爲之禫今令甲無是也今新刻本果如

第所改不可感乎吾兄可覓類彙初本對之獨五服
考異云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
曾與玉峯兄弟笑古無此服制殆汪公杜撰答或人
論祥禫第二書云唐儒又有王三十六月者此據喪
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尤屬妄談當
作二十八月與杜氏通典合杜却不曾據喪服四制
唐雖有王元感王三十六月已爲鳳閣舍人張柬之
闢倒所謂元感論遂廢是也汪何從而知其所據乎
總之通典新唐書不熟當時不曾與之言遺誤到今
冥冥之中負此良友老友山右傅青王先生顧寧人
極稱其識字却盛稱方日升書自勝正字通妄語然

須黃氏韻會原本一對方可決彭城家正原本也

又

北闡策題遠震陳櫟衛湜之於禮記皆篤守紫陽者
無論衛正叔之於朱子邈不相涉遠震二字係傳寫
之譌乞吾兄爲就禮記大全衛湜書前列先儒姓名
一正之就一事直窮到底勝汎覽博觀萬萬也邢子
才曰誤書思之亦是一適或曰誤書思之何由便得
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朱子曰此言雖戲
實天下之至言也吾與兄約若考不出遠震二字吾
兩人亦不勞讀書也陳祥道禮書有拜儀上下二篇
真曠代奇作吾師乎吾師乎三百年無此等人矣

又

顏氏家訓曰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
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
乏天才勿彊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
吾徒之藥石已也王深父以鄭州刺史李翱乃另一
人妙絕妙絕古人識見真不可及也何則蓋新唐書
李翱列傳傳其歷官最詳止出爲朗州刺史又爲廬
州無鄭州刺史之說也自另一人今魏叔子杜于皇
以昌黎送李愿爲西平王之子李愿何異說夢又另
一李愿隱士也凌虛臺記首句云臺於南山之下自
然是臺字言此臺在南山下下四方之山云云又推

開去說細細體會自知不知何人改臺作國此非口
舌所能辯荆川鹿門皆云此記於太守少回護試考
太守何人於東坡何嫌而痛掃之而作此議論便是
讀書論世之學吾兄從此等處逐一理會何如

又

方山子傳方屋而高四字妙絕不知何人改屋作聳
按憤崇其中者曰屋故後漢書輿服志未冠童子憤
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
東坡豈有一字無出處耶古人文可容易竄易耶遠
景樓記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立表一事下漏一事
鳴鼓一事不知何人以立表下爲句不見下文一人

掌鼓一人掌漏又仆鼓決漏耶此豈出黃先生手筆
願明試我

又

昨幾夜不成寐矣長淮大河之英靈節孝文潛之風
流不絕於世間鍾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可不慎重其
軀耶爾雅母之舅弟爲舅舅之名亦古但先舅二字
不見古人有不如用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稱曰
舅氏顧寧人先生爲干確萬當因攷國語公父文伯
之母曰吾聞之先姑註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又曰
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恰恰有先舅二
字是稱夫之父無加之母之舅弟者又爾雅姑舅在

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愈加不得於母黨
矣此等講貫實實快絕然非吾兄難我亦不及窮析
至此也

又

羅文肅公集序編幅二字非是按邊幅出後漢書馬
援列傳謂隗囂語耳邊幅指布帛言西江君子愚嘗
笑其文多別字可恥可賤或曰文章全在道理氣格
不在一二字句間則請質之吳下人不必古也艾千
子云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
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一
字出於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此等說話罪不容誅



原件短缺

P54

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馬伏鄭王諸訓故按西漢有
伏勝東漢有伏湛皆於三禮之學無交涉豈鈍翁別
讀人間未見之書加我輩之上邪傷寒書序夫庚跗
扁鵲之徒按史記扁鵲列傳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
跗索隱曰音史附應劭曰黃帝時呂氏春秋上古醫
曰苗父中古醫曰俞柎周禮鄭氏註岐伯榆柎陸德
明曰本亦作俞柎然則必無庚字之理或曰安知鈍
翁不別有所本試問上三書不足據而以他雜書籍
口乎其爲別字無疑古今五服考異序二蓋嘗三復
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此句大非傷天害理下文五
可疑愚皆在京師歷歷與之辯久折其角矣安得面

陳之東都事畧跋序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按信傳書疑傳疑出公羊傳文不過如夏五闕月字之類非謂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等傷天害理之說聖賢不辭而闢之者鈍翁讀書多不諳文理難言難言又舜囚堯太甲誅伊尹出竹書紀年此非書邪必尚書方謂之書邪且尚書無此等言又何待云鈍翁真是癡人說夢詩說序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按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安得謂三家至唐始亡耶又經籍志唯毛詩鄭箋至今

獨立可改曰自隋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已亡其區志序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踰字不可解按蔡傳勝孔徐州南至淮揚州北至淮蓋以淮水爲分界非如今淮安府跨淮南淮北而有也隋煬帝詩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何等工確不可移易吳逸民傳序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燭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北吳是也按史記吳世家北吳作虞仲不知鈍翁讀何本史記乃有北吳字面又序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接近代二字指朱子集註不知史記索隱以虞仲即仲雍是唐人久作此解

矣篆隸考異序古人之書其字則大小篆籀文按宣
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漢人稱爲籀書又謂之籀
文豈得二之邪是非一一教我毋謂我老耄姑聽之
而棄我也

又

聞諸牧翁云樂府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
王唐人詩十五嫁王昌王昌且在牆東住當另一王
昌風流艷美人也必非襄陽耆舊傳之王昌傳云王
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
文女昌弟式爲渡遼將軍長史婦尚書令桓楷女昌
母聰明有教典二婦入門皆令變服下車不得踰侈

後楷子嘉尚魏王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曰其姬
嚴固不聽善耳不須持往犯人家法其畏如此古人
同姓名者最多陳驚坐且同字同時人矣袁宗安述
宋旣庭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略惟文
編出陳元素手者非其原本兩本舍下俱有他日呈
寄自知之

又

喬氏曰有譏汪先生以史證經者汪復之云云萊按
明夸引文王箕子繫辭引顏氏之子此孔子之以史
證經也明夸引箕子泰引帝乙歸妹引帝乙隨引王
用亨于西山升引王用亨于岐山旣濟引高宗伐鬼

方未濟引代鬼方此周公之以史證經也惜堯峯下
世不及以余言告之閻子讀至此不覺笑曰惜石林
下世不及以余言告之孔子時尚可分經分史周公
時有何經史可分此學問源流一毫不明白之論吾
兄試討論之

又

曾石塘謚襄愍非襄敏也鈍翁誤記亦猶涇陽李世
達謚敏肅錢牧齋誤作愍肅乎六經二字見莊子天
運篇孔子稱六經老子亦稱六經安有讀書人止據
莊子天下作文不考及天運者乎傳經堂記是也

又

南宋詩人有永嘉四靈曰翁卷字靈舒曰趙師秀字
紫芝亦稱靈秀曰徐照字道暉亦稱靈暉曰徐璣字
文淵亦稱靈淵無所謂徐靈照也至爭天柰何事現
見葉水心集徐文淵墓誌銘故當正其誤曰如徐靈
淵爭天柰何耳第最笑京師中一人曰我先生安得
錯我先生高於錢牧齋遠甚繆之甚者也第極推服
黃先生與牧齋寧人鼎峙何嘗有第四人何嘗限於
百年以內人物然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天下後
世有人不敢欺亦不能自欺本心也當與吾兄共勉
之中山程氏以安鄉侯程昱爲祖自與新安程黏不
上柰程篁墩博極羣書者也尤精考究其所取則以

開元十六年李邕撰程長史碑曰重安侯嚮即忠壯公靈洗之孫嚮生育育生皆皆生如如生大辨林寶元和姓纂曰大辨實北徙中山忠壯公其五世祖也果爾二程出自新安亦可故第此一篇文字且輟簡恨不使黃先生聞之

又

玉谿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豈吾輩所能企及往嘗愛楊孟載和義山無題五首以爲逼真義山矣久之覺義山天姿仙骨藏於辭華之內孟載猶凡胎也夫之遠矣唯錢牧翁和吳梅村艷體四首神矣聖矣義山復生無以加之矣七百年無此詩也可即列朝

詩有學集熟味之高忠憲與葉園適書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有味哉其言故老弟不惜苦口饒舌于吾兄前也

又與石企齋

昨讀馬公驩繹史列莊之學公於古今樂錄稱莊子爲齊人也下辨曰周蒙人屬宋不屬齊不覺吐舌此老學之確如此鳳陽濠梁爲其游覽之地曹縣漆園爲其宦游地俱不必言新唐書譙郡蒙城縣自註曰本山桑天寶元年更名唐何以名爲蒙城不可得而攷矣向劉超宗嘗云池州青陽縣有長白山范文正子孫繁衍聚族居於此有譜牒乃知長白山在此第

與之辯曰長白山斷斷在今濟南新城長山四縣界
上文正當日讀書於寺中不必云其子孫最爲繁衍
安知不是其一枝流寓占籍於青陽妄指青陽一山
曰此吾祖讀書之長白山乎今寶應現有文正子孫
范姓爲秀才現有譜牒青陽亦此疑耳吾輩當援古
以證今不當以今而疑古耳孟子游宋宋稱王當在
慎靚王三年癸卯莊子書亦有宋王之稱似莊子此
時尚在然莊子書多後人羈入非一一出其手筆不
比孟子故昨以孟子游宋不相遇莊子者以莊子旣
死或往游他方耳莊子書云惠施爲梁相莊子曾游
梁大抵在孟子三十五年游梁之前孟子在梁止一
梁也騰口說多不確安得面一傾吐之

又

於理無礙但以訓詁言之不可妙妙此已跳上子靜
船矣可見吾兄心服而口不然第謂士夫不能陶鑄
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頗自反而愧不敢對吾兄
也謂我欲示博遂加朱子以罪不敢不敢但株守朱
說遵若金條玉律莫若顧麟士昨見其詩經說約謂
朱子於狐狸貉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雞蟋蟀亦
三物也而謂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又言朱子柰何

作此憤憤乎此等出信朱子口當如何責之竊以不
直則道不見吾以明道也豈議朱子乎總之謂吾書
欲無所不有志在駕快古人此真洞見肺腑之言也
謂有意翻駁朱子則決不敢素愛馮定遠之言今人
信孔子不如信孟子信孟子不如信程朱弟則信孔
子過篤者耳

又

魏叔子有言曾無新得數見高人無益此弟怕見吾
兄也又言奇文無共欣賞者如癢極不得搔此苦難
向異體人說此弟思與兄相見也又言古人相見開
口便有到心語也此當與吾兄共勉之未敢以爲能

何如何如一好友爲河間太守幕客來辭行弟以河
間獻王德祠墓更新爲託已力任一金道州赴任柳
州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
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
餘年竟無資之歸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
守俾葬二柩於其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尤
奇者發端於小子吾輩卿著宋書勿遺此士不可不
一言以紀載也

又

尊論云此亦古人同文之一端也同文謂書之點畫
於聲律無涉何不用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

諭書名名解作字字古曰名今日字聽聲音註曰達六書之文察五音之和瞽史之職也故九歲則以屬瞽史且讀陳游擊季立書自知古無叶音之說為精確寧人書亦非嘔數升血讀之不可弟素鄙薄道學先生不博學如讀書劄記云漢止文帝武帝宣帝加孝字何異說夢何異見鬼漢代皇帝謚有孝字唐書顏真卿傳奏疏曾言之唐書道學先生那裏看須知漢書也該寓目并哀帝平帝皆冠以孝字也

又
昨承教後又取韓作讀之文真妙竊以改作即以二雅之舊人如家父凡伯亦云老矣而曩者南山瞻印

之詩何為今不作也貼在平王東遷之初蓋幽王在位僅十一年家父凡伯想在世上況又加以老矣二字元少真妙舌但作板之凡伯不如用作瞻印之凡伯何如此猶想像也若鑿鑿可據之舊人莫若衛武公和四十二年佐周平戎平王命為公又後十三年即平王在位十三年而薨不當云此會作賓之初筵之衛武尚在亦不復為雅詩乎此等死證運入文字中尤妙或曰何不及抑抑威儀詩但序以為刺厲王厲王已死安容追刺之此序之不足信也或曰炳燭齋隨筆云幽王八年衛武公相周作抑戒詩此係近代偽書不足污吾輩齒牙也非吾兄教我不克聞過

謝謝

又

恩制賜食于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此題最古經品彙便改得時氣不必言弟抑嘗細細考來叅以舊唐書張說傳答徐堅云方知每日在麗正殿皆賜食不須家人送食此成一代之制故曰恩制與偶然賜宴不同賦得林字十五字爲一句其日賦詩時適爲賜宴一指常一指暫字字不苟如此張說卒于開元十七八年通鑑不載何也乞考以示我向有釋地餘論謂鞏之戰自鞏至華不注山一日行一百三四十里且三周其山焉長兄引曹操追先主於當阪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可謂神速除此外更引證一事來弟不能答今日讀夏侯淵傳注引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三日五百是一日行一百七十里則晉人自鞏戰起勝而逐齊師三周華不注華不注一點點山兒三周之不多時也可爲妙證書奉同紫函賞之何如

又

地理三條妙可解頤弟解雪宮章亦點誇其禮遇之隆說吾兄引孔僖對章帝云云折之確不可言自孔氏爲答鄉里人語妙甚但子路歸魯視其家意太鑿

子路自不妨有歸時耳由卞人也卞今泗水縣在曲阜本以闕里二字證家語爲王肅私定空中窺覷無可躲閃快快

又

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吾兄屢下問僕妄亦盡其所有以告忽思孔子老而不教死無思也之語于我心有戚戚焉又大戴禮記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因自扁其堂名曰老教堂如宋陸放

翁老學菴之義不識吾兄以爲何如果爾是此堂爲吾兄設也

與劉紫函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是故君子隆師親友以致惡其賊昨勞步後退思只將且道字亦非至于道不相配合新增一段仍然刪去何等爽利何等含蓄所謂幸及未死得聞高論者也謝謝天水札子馳覽愈思會同即指諸侯朝于天子言亦爲諸侯如何云願爲小相相隨諸侯朝天子之介也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豈是赤親身爲諸侯真不通真不通陳介省云

李彭山本極熟禮不如錢牧翁直詆其杜撰不根見
即當焚棄也此等學問源流窮年累月講之難盡柰
何

又

天子諸侯皆有相而會同則諸侯朝于天子之禮固
禮所載皆是至春秋凡書會書過皆譏焉爲其非王
事也赤言志于夫子之前不言其常而言其變耶至
謂二子豈妄謂周天子與之一諸侯則顏淵問爲邦
而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是何言也且曾點兩以非邦致問夫子明許以非
諸侯而何立言不當與之相反

又

春秋經襄公六年秋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
祭滅亡之道也范甯註言非以兵滅也莒是鄆甥立
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享其祀故言滅後晉武帝太
康三年賈充薨其妻郭槐輒以外甥諱謚奉充後博
士秦秀議曰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甥親
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爲後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按謚法昏亂
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大清律曰其乞養異姓義子以
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
子歸宗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乃聽收養

即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為嗣條例曰一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同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并不許乞養異姓以亂宗族

又

前承下問昏禮用雁匆匆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為然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請期曰親迎凡五禮皆用雁解者曰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為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為陽婦為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無取不再偶之說謹覆

又

韓昌黎祭十二郎文十二郎韓之姪也文自稱季父愈此即所說令叔可稱名之證也祭女挈女文女挈韓之女也文自稱阿爹阿八此即所說尊公不宜稱名者也豈惟父即姪孫自亦不名祭滂文曰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盧於滂為叔祖母以異姓故別曰盧氏昌黎行十八對女曰阿八省一十字也闕湖逸民即書中之應廷吉字棐臣者也慈谿人天啓丁卯順天鄉試舉人與史道鄰同榜故稱同年忍俊不住書中處處露出且匿此帖俟石二兄閱訖問為何人手筆可以定吾兩人之優劣矣黃山谷見蘇詩後騎且

勿驅前山正可數曰東坡不死百詩不死

又

夏存古大哀賦已有聖安之稱作於丙戌也紀年又稱赧皇帝不知何人謚的赧與聖安俱不確此君非朱姓乃福藩逃難侍衛私擇一人以充福世子弄假成真耳竊以家既有之國何獨不然可勝浩歎賢壻定默喻此意

又

賈讓上策當日不曾行行則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矣屯氏河絕不絕不要緊要緊在北決於館陶溝洫志兩箇決於館陶決館陶則從渤海郡章武縣入海

即今之大津衛即書所稱漢以後宋熙寧以前將千年入海之大道此須合地理志水經注觀之班固敘傳述溝洫志第九曰成有平年何嘗不以成帝河平紀元為盛事與宣房一般至前河成二年而決後河成九歲而決乃河決之常事未嘗抹煞王延世之功也安得面一指授乎昌黎三女見皇甫持正所撰文長女嫁李漢改嫁樊宗懿次女聘陳氏三女并未聘蓋昌黎死二女俱幼也後考唐書方知三女嫁蔣久之子蔣係有文名見唐列傳今之宜興蔣家正其後也家譜畫然可稽來明季遺聞二本此書第一受張縉彥賄第二受李明睿屬妝點粉飾總不足信已被

蕭震特疏叅處但也有些好處此萬季野所以不廢也

又

異哉晨興檢註疏喪服小記獨脫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一張舍下豈無他本叅看柰爲金素公假去至今不歸乞將鄭註昨所歷歷誦者鈔示來并以時賢意見詳及之僕嘗笑人不好學不好問豈容自犯之耶昨云單子字未必指女以禮記儀禮皆稱女子子或女子也此最高明之見但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豈無女子在內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非女子邪論語以其子妻之直指女矣

又

尋玩鄭註子兼男女解亦未爲不可但今之時賢執此句爲吾妾現有子吾故爲之服此萬萬不可唐開元禮妾無服司馬文正書儀朱子家禮及明孝慈錄寵妾而作者妾俱無服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汪茗文曰今卿大夫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禮毋乃睽於所愛乎哉可謂刺心之論

又

李本寧先生跋來禽館帖曰舊史氏本不善書亦不善鑿無顧癡一毛令神明都煥此石梁僧所爲致嘆

于竹西者也

又

錢遵王講貫之精不必云學問之博則未也如牧齋有學集載與遵王書云如何蕃舉幡事他文皆云遮道叫闍則此語容有之但不記所自出耳錢牧齋老耄健忘不足怪如何錢遵王顯然聽其流通不怕天下人笑破口邪何蕃無舉幡事乃濟南王咸見漢書鮑宣傳遮道叫闍四字見柳文陽城遺愛碣亦渾用救鮑宣司隸事遵王并班書柳集不讀矣可博嚴一笑

又

唐方面官有節度使有採訪使節度使統兵乃鎮將故稱其鎮如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是也採訪使非鎮將故其稱但曰某道如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是也然採訪不言鎮而節度亦可言道鑑屢見之如天寶四載謂王忠嗣旣兼兩道節度制邊陲要害悉列置城堡六載謂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十四載謂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此知謂節度使不可言道者非也攷唐制太宗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云云玄宗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共十五道各置採訪使故山南江南等可

稱得其道採訪使而節度使止名鎮不名道也此豈
時文名士所知非自執已見不直則道不見道回如
是耳賢倩一覽焚之不可示人頃聞吳荆山選考卷
及沈儼祿之去公室文尾載儼自記即不佞議論荆
山駁之正之亦是先儒已及者意只在遵朱子集註
如金條玉律一字不可搖動耳冤哉冤哉荆山與僕
交情亦佳安得及此瞻貴同年僕之畏友乎真令人
心折氣盡

又

晤對頗暢歸查玉海無所為芙蓉宮殿門闕者老杜
芙蓉別殿漫焚香乃曲江芙蓉苑意其有殿故曰芙
蓉殿豈有此處會百官而勅賜櫻桃乎老杜于門下
省賜櫻桃昌黎于宣政衙賜櫻桃不聞有甚芙蓉闕
也乃虛字面點綴耳此千年未經拈出者

與劉頌翁

昨承問詩有自對法清晨起檢杜詩如桑麻深雨露
燕雀半生成此露對雨成對生自對法也近接西南
境長懷十九泉南對西九對十亦自對法白狗黃牛
峽朝雲暮雨祠黃牛對白狗暮雨對朝雲羈棲愁裏
見二十四回明詩羈也棲也愁也三字自對二也十
也四也三字自對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四也十
也二字自對飛也騰也二字自對氣色皇居近金銀

佛寺開色對氣銀對金各自爲對社稷堪流涕安危
在運籌稷對社危對安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仙
對神落對流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骨對毛良對
馴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塵對風漢對江凡十條
呈覽可以推類而知其餘亦可自己思路通對偶廣
矣古文云夫人目之所及不百里而天地之際合及
至百里以迄千萬里未嘗合也其去之乃愈遠此晚
眺二句之所本也文可以入詩但要融化耳

又

考萬歷六年潘司空季馴河工告成其功近比陳瑄
遠比賈魯無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決范家口水灌

淮城全城幾奪又決天妃壩尋塞治之二十三年河
淮決溢邳泗高寶等處皆患水災以按臣牛應元河
臣楊一魁言患少息天啓元年河決王公堤水灌淮
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裏外河清河一帶匯成
巨浸郡守宋統殷等力塞王公堤患始殺焉所云蟻
城而居者即余幼聞父老言人在新城西門城堞上
垂足洗滌是也安得云潘司空治後無水患六十年
之說大抵司空成規具在縱有天災縱有小通變治
法不出其範圍之外故曰河防一覽爲平成之書云

又

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
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杜氏無註林氏
註云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安得以其南字懸揣有
南北二史官貞妄而謬矣太沖先生序崔杼弑其君
此檮杌之南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
事此何異于送死且喫自己飯管人家閑事乎太沖
之徒羸此其一班

又

明一統志如臯縣本漢廣陵郡地晉分廣陵五縣置
山陽郡時已有如臯縣莫知爲縣之始隋初省入寧
海屬江都郡唐析海陵地置如臯鎮南唐復陞鎮爲

縣屬泰州按此即邱詩之所出但查晉書止云晉分
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而已說不詳詳則見沈約
宋書宋書云海陵郡晉安帝分廣陵立領縣六曰建
陵曰臨江曰如臯曰寧海曰蒲濤曰臨澤又山陽郡
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領縣四曰山陽曰鹽
城曰東城曰左鄉無如臯屬山陽之文且沈約明云
如臯晉安帝立安得云莫知爲縣之始真不通安得
天順朝臣披尋全史地志之理然則作詩者不必與
之言

與沈敬存

承屬將陳大士禹疏九河一一駁正今請駁之提比

云外國之人爲患中國外國之水亦爲患中國最爲
奇妙而艾南英批曰纖何也中國之水流常主合外
國之水流或主分不知何以見得且外國之水必指
河言昔人云河不兩行真千古名言此不竟說反乎
中比云至于積石何以不分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
西北七十里水經注云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
出於積石之山此地距九河入海處不啻數千里何
故分又何以分得真真說夢至于王屋何以不分王
屋即太行山別支之名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八十里
此山安得有河謂此山爲濟水之源則合矣而至大
陸乃分者大陸在元邢趙深三州之地俱今直隸孔

安國書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兗州界平原以北是
若將大陸二字改爲平原則合矣至南英總批曰中
二比諳熟河勢真真寃哉又曰此九河入海故道禹
特疏之而已亦非導河自積石以下開天闢地直至
禹始如此豈禹之前有甚故道乎幾於見鬼善乎元
人于欽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
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夏允彝曰禹之導爲九
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
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
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
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

海之潮淤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

又

劉克猷禹疏九河文讀之甚佳非一切時文所及但

有小小譌處亦不可不指摘出如漳以汾衛來矣汾發源管涔山至平陽滎河縣入河不入漳衛在禹貢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亦不入漳若今衛河乃源於蘇門山者又一衛水然則當改作何語曰漳以清濁來矣漳有清有濁清漳入濁漳濁漳然後入于河至今漳自入海矣水道變遷如此海雖遠可以徐達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在今平原縣迤北至滄州逼近海安得謂之遠予決九川九州之川於九河不相涉中二比起云史謂禹之治河自龍門始者不知此導河序次第之文也而非其功之所始又謂治河自冀州始者不知此禹貢尊京師之文也而

非其事之所始鑿鑿名言真與經傳相表裏可傳無疑雖然此猶第二義若將河何以分而爲九却在此地說明水之性地之勢則天地間第一義矣豈經生所能及哉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潘司空季馴語也實自宋史河渠志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竝行之理來孰謂經綸大手不從屈首受書出哉錢相國士升曰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每誦其言而三歎之

又

糾兄桓弟此萬萬無可疑者不特前人歷歷辯證僕亦有譔著至亡公子爭國無大優劣其說最長非面

陳不可歐公年譜鄭爲歐陽觀元配非繼娶果少二十九歲此亦疑得好服服表明云觀少孤力學故晚婚乎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夏小正丁亥萬舞入學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迄唐不改遂爲萬世之定制韓昌黎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昌黎以古文爲根柢詩爲雕蟲小技不比老杜以生平全副精力注於詩故詩云詩是吾家事韓杜之言如此故曰詩可以觀王孝逸事見文中子王孝逸陳留人先輩之傲者也然而白首北面於文中子文中子十五而爲人師豈以年哉明

羅圭峯西涯之門生也其稱壽之詞曰白頭王紫逸
北面敢徐徐正用此事葛生蒙棘藟蔓于域毛傳域
塋域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鄭箋云室猶冢壙此衛先生以詩爲
之後歸于其室鄭箋云室猶冢壙此衛先生以詩爲
婦人臨墓而作亦非無因但不如僕駁正之尤確

與劉超宗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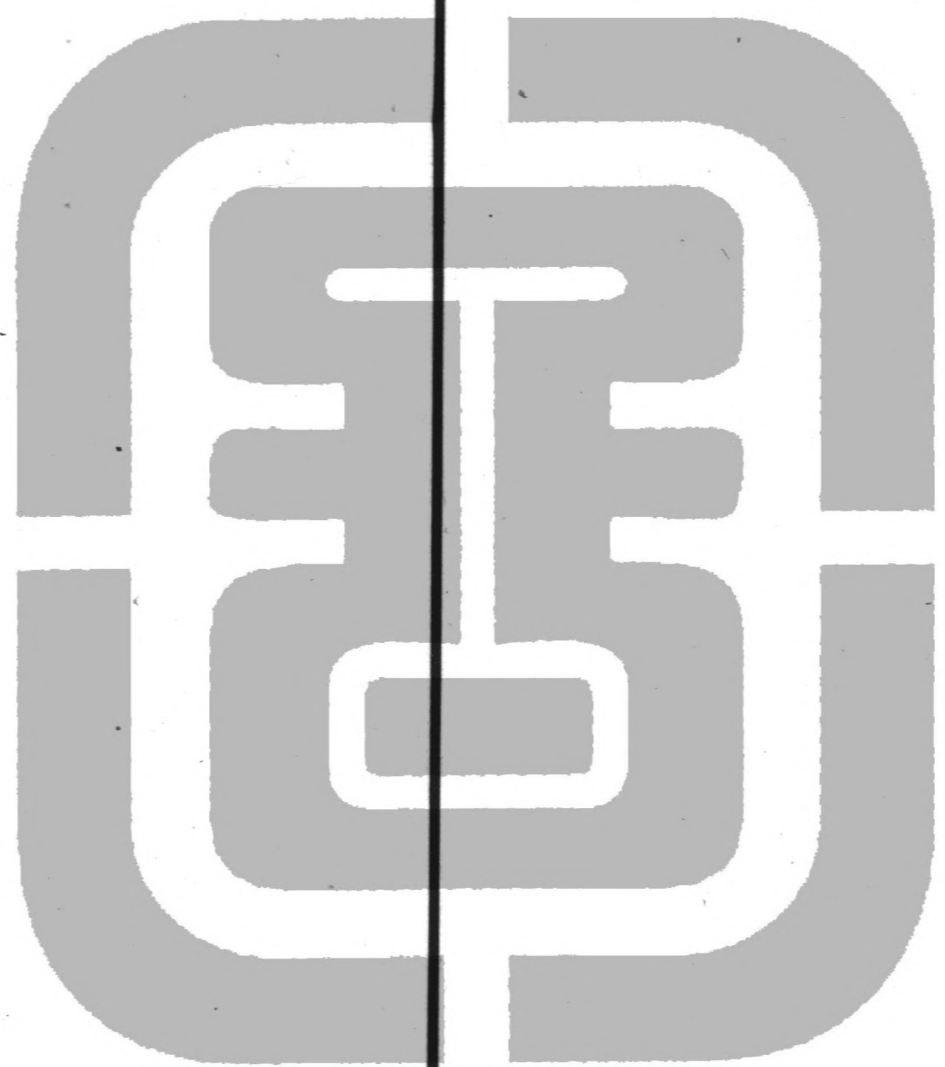
博考羣書舜之時禹征三苗事頗夥其執干戚舞兩
階而遂服者則韓非子也淮南子也今一槩抹煞如
左氏僖十九年傳文王退修教而崇因壘而降何以
解焉一念感人動物後世尚有況大聖人乎只言此
時三苗丕敘那有弗率之事或可然苗頑弗即工亦

難解願先生精思詳處彌縫其說使無憾則幸耳又
考禹錫玄圭在堯受命神宗在舜相距年頗遠恐難
以向之不敘闕後之徂征也傳曰三苗負固不服乍
臣乍叛似獨得之前語非昨札尤非晚好自攻擊其
說此亦一端也鈍翁類橐已覓得一寓目不但不及
叔子并其同儕中葉子吉方藹亦不及橫得重名非
進賢冠及蘇州人之力乎爲之憤絕鈍翁有說鈴一
帙皆記同時交游之人之言多黨同護前語不肖大
書其端曰羣兒自相貴耳或詰何解曰出前漢霍光
傳先生忽肯爲王郎作輿圖書序且不待請而得之
何幸也晚亦將援例以請矣郝超每聞高隱者輒爲

辦百萬資不肖之于人著書也亦然雖無百萬資然
心則不啻過之矣

又

百忙中簡野客叢書云唐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
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視兩漢不啻數倍當時詞
人見於歌詠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今日俸錢過
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十萬正十萬貫也先生以爲
然乎抑別有證否宋陳振孫以水經所敘爲詭誕全
無憑據何也豈不足信乎乞示陳壽進諸葛亮故事
表云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
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



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註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小舞者有聲明矣書以爲助所關似非小也

又

連百忙中又細讀虞書數過見舜典本爲堯典而一典兼敘堯舜事舜則分登庸在位兩截判然不亂承教云禹作司空往平水土豈待格文祖後耶愚謂何待言蔡傳自明平水土者錄其舊績兼百揆者勉其新功即稷播穀契敷教臯陶明刑亦申命其舊職而

已亦合孟子舜一段非至此始為是官也蔡傳精確者已萬不可易况聖經乎死罪死罪記稱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誤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又竟是大夏亦不誤此愚之所以欲博極羣書也既思干戚是武舞豈容揖遜而得天下者有之公羊說不可信不特公羊也鄭康成注禮記內則二十舞大夏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其說亦不可從晚好自破其說如此舞是樂之終則是辭之決鈔鈔敬受教矣

又

泗水此番洗發得明白委曲毫髮無憾然非小子一

難先生恐無暇及此聖門起予助我不端在今日乎泗水出乘氏此出字乃孔穎達疏尚書所加班書白註原無鈔哉鈔哉漢書未可輕也陳氏議水經謂其全書不指泗水大抵昔人多輕水經似自蔡仲默始引入經傳耳此書斷為東漢和帝以後人所著出通典以為成帝時桑欽大非

又

十二日至塔莊掃墓并看梅花柰為雨止丙舍中悶懷欲絕忽捧先生手札及評駁拙卷喜極而涕虞翻所稱一人知己死可不恨者舍先生而誰哉潤色詞章吾未之敢闡發經史或庶幾焉但葉公好龍舉世

皆然即漢廷兩司馬一遇一不遇遇者靡麗之長卿
不遇者質直之子長亦可槩見矣承教敗闕二字不
可用極是此不肖讀牧齋文不覺浸淫筆底者即拈
破二字敬謝教周官經有正月正歲之別正歲建寅
正月建子非妄用但先生謂語氣鬆了恐人謂持論
不堅不知是指何條以此標題移易不可的知耳容
面領益杜于皇言吳梅村嘗云吾于五言律見于皇
金焦詩而一變竊疑其言爲謙且述自于皇或加粉
飾今購梅村五律徧讀之不及于皇遠矣豈唯于皇
即不及于皇者亦不及焉向來爲其名重遂壓折耳
牧齋古文名最重獨不肖以爲不佳蓋古文宜本色

而牧齋則點染矣宜單行而牧齋則排偶矣其于詩
頗有原故此老亦自負不似謙謙于古文也向見先
生以鷲毛管印紅圈子于古古詩上以爲選得精當
二吳未能辨此安得爲我一選陶菴錢吳諸詩乎

又

雨中已將十六字大肆發揮只言其有依傍非能鑿
空撰出者不似郝氏并十六字亦罵倒太武斷矣魏
凝淑謂今天下有不可少之書三興化李廷尉清南
北史合註仁和吳任臣文學十國春秋嘗熟顧處士
祖禹方輿紀要愚謂此史也若經著述則鄒平馬宛
斯繹史中儀禮十七篇太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

真可超前絕後安得有如大手筆者將此作我弁言乎義仍集序果佳他文遠不稱數過而後得之甚矣吾之鈍也并聞以志愧

又

註綱目地名者乃一明人案一統志註之者一統志無壽河故云未詳此不足怪獨怪胡三省註通鑑其於地理最稱詳確于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註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饒爲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載范文正築塘方畧真正有用之書我問出何書景范曰從范

文正文集堰記一篇文字錄來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又郡志人物缺載頗多如列女則楊國夫人梁氏見趙雄所撰韓忠武墓碑在靈巖山下流寓則邴根矩見三國志俱宜補入

又

王汲公不肖素所第畜者尚唯其直言是受況父執如先生者乎汲公之言曰潛邱劄記此固後世左補闕右補闕左拾遺右拾遺之所由始乎何不將右補闕左拾遺六字刪去僅存左補闕右拾遺此古人之互文也互文者兩物各舉一邊而省文故曰互文不肖跪而受之其虛也如是願先生勿疑不然持論不

堅不在小子而在長者矣

又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傳以爲帝堯蔡傳以爲告成
功于舜舜即堯堯時尚在而舜攝也此明白淺然可
見先生疑端必有所起願告我至竄三苗分北丕敘
弗即工實不能定其前後況又有僞書徂征一事雜
之乎即呂刑一篇或以皇帝爲堯或以爲舜亦不能
定總之書傳如此甚夥非得理精證確者斷斷不宜
下論斷也

又

連爲古文尚書兼及說文引書處因編繙長箋大可
噴飯信乎牧齋先生云說文長箋行而字學謬矣即
固陋如小子猶能出囊底智以攻之況牧齋乎故愚
嘗聞人謗錢牧齋學識杜于皇五言律詩輒掩耳而
走用是重得罪于當代君子亦曾欲變易議論以媚
于世柰良心難昧鬼神不容故不得已昌言正論期
與天下共明此學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奉誠園在安
邑坊出程大昌雍錄則的在長安無疑并報

又

歸舟依稀憶得丞徒二字出詩經及歸簡魯頌果然
深用慙愧向見亡友張季望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
先生家本舍下久有此書乃桐城左忠毅公家所重

刻官爵地里一一具載爲阮集之所深恨者今已亡之矣家父多致意奉假尊本一錄不久稽也真西山文章正宗有唐荆川批評者其本最佳鄴架上必有之或多方轉覓付一目尤感

又

後漢河內郡有山陽邑山陽郡則治昌邑荆光武之子也其所封當在此或郡或邑不敢定若必以在山陽乃此地何苦聞西羌有變徙封廣陵止遠之於三百里乎唯其或爲金鄉之山陽或爲河內之山陽方徙之爾至於山陽爲此地鄉名亦不可定但不可謂其爲縣爲郡耳至西漢梁孝王子封爲山陽王定陶

共上初曾徙山陽王皆不聞在此地何獨於荆而疑之又徧檢東漢諸王或初封或徙封皆是郡或縣無取鄉亭爲名者此可謂苦辯然有益死罪死罪

又

昨札去尚有考之未盡處今補上左傳見舞象箛南籥者疏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又曰周禮舞雲門以祀天神云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氏注播之言被也是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又曰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所云舞止有容當進一解矣又疏言象箛武舞南籥

文舞皆文王之樂然則文王其獨兼文武乎此亦禮書未詳者當補之又龜山猶知回護干舞即孔疏亦然獨孔傳不知蓋傳與經同出一手也知則不復犯矣蔡傳則竟無一字及之其寡昧如此近考得微仲乃啓之次子亦奇

又

不肖曾考得韓非子五蠹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又考得淮南子繆稱訓曰忠信形于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此二段皆繹史所未載脫去執干戚兩

階舞之事矣查揚州府志通州有軍山而無君山塚墓類亦無春申君似是土人傳聞要當購通州專志詳考也樓山集有精論何不當日逐條標出使小子開光明耶張雲子有書來云人生讀書攻苦得達之九重足矣此語可泣亦晚爲先生泣耳

又

細閱漢地理志泗水有二一出乘氏入淮一出卞縣入沛各自分路揚鑣未可混而爲一或班氏不能如水經分爲西東流誤合而爲一乎願先生更加詳核勿爲古人所眩此亦大關係也班氏自註頗畫然不糊塗必是誤認何如如汶水亦有二見水經見漢註

泗得毋類是仁山謂泗上可以通荷下可以入淮非通淮也晚已撰一段辯之亦據水經云爾漢志泗入沛似誤乃沛入泗說文所謂泗受沛水東入淮是也蔡傳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達河上源字確否恐誤與仁山同近代有春秋列傳一書係大庾劉節字介夫者重編不知劉節是何時人何等人不曰著而曰重編者何也豈劉之前已有此本乎又春秋議論中有李琪者又有呂大圭者皆不知其爵里朝代生平乞老社師爲我一詳攷之又元虞集爲趙汭序春秋云近代論筆削有依據無出陳氏右者係陳氏非程氏不知此陳氏何人并望詳示不宣

又

春秋原非本經麤涉一過遂敢立論放膽極矣不知先生屬辭比事之學如此之精且細也但有一端可疑者謂春秋初有失禮而無僭禮不必遠徵只以史記所載秦襄公祀上帝于西時其子文公也亦然皆在周平王初非僭禮乎然有可諉者曰未見於春秋經也再以春秋經證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夫曰初獻六羽則前此用八佾可知矣非僭禮而何乞先生爲我釋此一疑則大快矣他端瑣瑣固不足云

又

昨云苗安得有君子小人晚獨從旁擊節蓋搔着我
癢處也退而考之呂刑曰唯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吉人非君子乎此亦妙解
書發先生一祭國子學正梅鶯曰征苗誓師贊禹還
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
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師還
兵有苗格諸語前所言即指與霍兀崖書偶因其中
有席元山諸公字面遂以爲與元山諸公其實與元
山別有書陽明所謂草草作答者是也今不復傳矣
吳氏疑泰誓爲晚出之書自是吳才老棧無疑才老
書禪傳凡八篇末曰孔傳蓋辯古文之非其說實與
朱子相表裏而朱子之疑古文又不一而足焉

又

吳草廬春秋備忘序曰觀范氏甯傳序喜其是非之
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啖助趙匡纂例辯
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遍觀宋代諸儒之
書始於孫明復劉敞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
不能一也請問趙呂是何人又尊札云春秋有四傳
三家三家是那三家此名定於何人俱乞詳示不吝

又

蔡傳徐之川莫大於淮徐之浸莫大於沂愚謂淮海
惟揚州揚州之域比至淮不過言其疆界所至淮不

曾泛濫爲患揚州但在徐耳故徐曰其又此最易了
了先生得毋過求之耶寧人著有字書五種託力臣
繕寫授梓力臣曾寄一樣本來果博且精不可及也
嘗私願此地縉紳有如馬宛斯其人者文學中有如
傅青主顧寧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
古學直追金華嘉定諸先生之遺風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

又

前札謂不肖虛已亦虛于先生之前耳豈他鄉里小
兒所能得其心折哉今亦有不虛者是尚書古文疏
證得大關鍵處傳經的派得于漢書卷篇名目得于

汪疏然後持此以攻擊句字之脫誤迎刃而解矣此
古人先河後海從源及流之學問若沾沾以句字賞
其工猶未爲盡也何如何如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
伊深快人意遂欲移書都下責君家宗袞之官廷尉
者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猶可言也豈竟忘所師
承乎然師承爲時文原不知古學根柢此或可恕故
中止一嘆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濬閩古古
爾梅周茂三容屈翁山大均姜西溟宸英彭躬菴士
望邱邦士維屏顧景范祖禹劉超宗某顧寧人炎午
嚴蓀友繩祖彭爰琴桂顧梁汾貞觀一輩數十人盡
登啓事齊集金馬門真可賀野無遺賢矣不肖雖旦

女填溝壑猶含笑語出血誠至性非汎汎故并錄聞
又

前偶以僭禮一則奉詢未及詳語今敢不避狂瞽之
罪而縷陳焉一尊札謂用牲於社常禮也用幣於社
變禮也竊以爲用牲于社亦未必盡爲常禮何以言
之周宣王當大旱之時作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又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祈
年孔夙方社不莫集傳曰社祭土神也是宣王固嘗
因旱灾而用牲于社矣豈得盡謂爲常禮耶謂爲常
禮者可通於王制而不可通于毛詩也一尊札謂唯
康侯從千載之後斷爲鼓社竊以爲公羊傳及何休

註公羊傳皆以鼓字屬社是連讀者不始於康侯也
一尊札謂伐鼓也用牲也于社也于朝也一時竝舉
兩地偕作有不可以先後分者竊以爲以杜預爲不
足信則已如以杜預爲足信杜預明云諸侯用幣於
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所謂退而自責
者正指諸侯親身而言若一時竝舉諸侯將置其身
於社乎抑置其身於朝乎豈能化一身而爲二人乎
若止置其身於社而朝廷之上雖鼓聲淵淵乃虛無
諸侯之跡焉吾不知所謂自責者何等也此三則者
實所不安于心若其他屬辭之精比事之切晚雖欲
辯之亦烏從而辯之且唯有嘆服唯有仰慕而已日

來讀尚書至今文古文之別頗覺紫陽草廬諸大儒所疑的不可易安得階前一尺地跪而進其所得乎又與戴唐器

長洲苑對短簿祠自工但作詩則可若講學問長洲苑三字加不得蘇州我唐器兄知之乎請備言之一枚乘說吳王曰不如長洲之苑一左思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長洲指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漚太倉在焉東陽今盱眙是也於蘇之長洲縣絕不相涉蘇長洲名縣起於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以名縣又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亦指

在蘇州者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張藉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則以長洲茂苑貼蘇州此借用詞人之常不必核實原有兩途無怪乎昨席上吳儂聞吾兩人之言若罔聞也真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學問雷何思太史以爲千古大受用人也

又

昨云象鐵山依稀記是唐代事無工夫查今趁早涼查出李靖列傳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特遣力奉報刻王臨川集作序者不知荆公墓所在可笑極矣荆公晚居金陵死

即葬金陵一統志明載之

又

歸查漢藝文隋經籍新唐藝文三志俱無農書二字
直至宋史始有陳旉農書三卷近代則上海徐文定
公光啓著農書八本可覓一部大經濟有用書也牧
齋稱陸放翁巢車望塵詩查付一讀學問只得零星
捃拾以補少壯寡陋可憐可憐尚書大傅武王釋箕
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
鮮封之又曰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
三祀來朝然則陳範在來朝之日解亦新鈔

又

今日讀魏叔子歙縣程君墓表首云程氏出周程伯
休父後東晉元譚由廣平持節守新安有善政不覺
大駭太守安得有持節事因攷晉書職官志文獻通
考竝云持節有三上曰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中
曰持節得殺無官位人下曰假節惟行軍得殺犯令
者至太守持節乃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
刺史方加號持節然則刺史方持節太守斷斷無之
節即今之王命旗也吾兄所謂若輩兒自跨大其遠
祖而不知國典朝章者也此等經牧齋手筆必無此
杜撰官守次則我黎洲寧人尤熟典故但不作文字
耳天下此三人而已太子太傅是官非爵也爵則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謂汪茗文謂爵至太子太傅豈不可笑之至耶吾兄每輕魏而重汪殊未允

又

金石例仍奉上讐對柳道傳有此書序如何不刻可怪可怪偶緇德政碑式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下註蘇靈芝唐之能書者非文人遂證以金石錄絕佳之書

可覓卷六第一千一百六十五唐易州刺史田仁琬

德政碑下註徐安貞撰蘇靈芝行書果然鄙人不謬

吾兄能於金石例瀾翻爛熟文人學者一舉兼得卓

然千古矣區區詩人云乎哉詩人云乎哉明日有人

招弟肩輿三十里往看柳舖灣梅花因思老愛青春

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澹心佳句今人能到乎弟眼白今人詩非過也兄自不覺耳不宣

又

牧齋於同時文士不見集中者黃先生耳真咄咄怪事杜二丈五言律則丁家水閣留題絕句至竟離騷屬楚人是也跋沈石田卷有張祐金山詩是學究對聯等語皆為杜而發詆其中風狂走可謂至矣極矣其故甚長此老之春秋不足作準容面縷陳乃詞場文章升降關係古人要口訣以此吾兄細讀指示必有妙處不妨就此真窮到底絕學豈外是乎努力努力

又

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顛末告之且互相考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置主真不枉此一游然非弟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詩不中用不見刻下一原本詩集送人有一毫關係耶董文敏容臺集止題跋四卷佳耳然其論書痛貶趙吳興琴川馮嘉定婁諸公深不以爲然

又

前問崔蔡崔是何人漫對曰名駟字亭伯又考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崔駟蔡邕然考後漢崔駟列傳子瑗孫寔俱盛有文譽未知誰屬考唐書藝文志駟集十卷瑗集五卷蔡邕集二十卷亦不能定唯唐盛行之文選載崔瑗一篇伯喈二三篇其崔瑗蔡邕乎考據之學弟所長也然美芹不知柰何

又

武帝紀恩澤侯表總無若干戶封冠軍侯之說史記霍去病列傳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漢書作二千五百戶封冠軍侯無如尊扇上所書數目柰何但即用史記故事對千六百戶冠軍侯區區千六百戶耳何足與二十四考作對遠比趙公三十

六年宰輔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趙公長孫無忌也久而後知辛稼軒紹興末屢立戰功嘗作九議暨美芹十論上之皆切中時務酌古陳同甫美芹辛稼軒也

又

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茗文朱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杜于皇他詩未見得若茶村五言律三山倦游二種非今日詩聖乎無功兄弟以查夏仲門神詩宣明面目依稀似優孟神情之南史謝晦傳中并聞以當一真珠船

又

昔人云諛墓文字須黑夜作以喪心也然未至如汪琬此文喪心之甚者也牧齋太沖必不至此文章家架子豈容倒却容面一抵掌更可笑者光時亨降賊爲弘光所誅惡名萬代其力白公被誣狀何苦據而引之耶可引據者首則徐石麟次或沈惟炳乎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出史記爲申包胥語三尺童子皆知之東坡不過引之引之以爲東坡語可乎至明制有官有階有爵爵者公侯伯子男是也太子太

傳乃官非爵亦人所共曉者何錯互至此

又

趙克國辛慶忌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
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
秦詩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
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按史記漢書
通鑑騎俱音奇今人多讀作其果爾射當讀作石真
不識字之儻温庭筠贈知音詩翠羽花冠碧樹雞竹
垞花冠雞即此事

又

昌黎詩蘄州笛竹天下奇註云一統志蘄州今屬湖

廣黃州府其地出竹以色瑩者爲簞節疎者爲笛帶
鬚者爲杖蘇東坡寄蘄簞與蒲傳正詩云蘭溪美箭
不成笛註云蘭溪在蘄州蘄水縣竹所出之地也木
是笛材而以爲簞耳請吾唐器凡先讀昌黎此首全
詩較諸唐人已少變若東坡此首全詩讀之不甚好
看無甚意趣此唐宋之別也何苦苦愛宋人走入邪
路永斷正宗戒之哉愚意當將選詩蘇李七首古詩
十九首四愁四首魏武帝樂府二首魏文帝芙蓉池
作樂府二首雜詩二首陳思王除責躬應詔朔風三
四言詩且不讀餘自公讌至情詩二十一首通共五
十七首親手錄成一帙細加丹鉛熟誦瀾翻有不拔

去胷中宿垢乎汪茗文詩學范石湖何嘗有一腐句
有一熟調然我輩舍古人而偏學他此老杜所謂遞
相祖述復先誰愈趨愈下矣可懼哉周密癸辛雜識
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亦
盡然祭必用
亥日見儀禮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
卯則上旬無巳矣愚按沈約宋書曰自魏以後但用
三日不以巳也請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
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
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游苑正是月之三日是亦
不用巳日昨有疑笛牀二字偶思王徽之泊舟青溪
桓伊於岸上過徽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伊已
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據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
車去此笛牀二字之所自來江止菴草草一過真可
不刻安得有如黃先生選明文案手爲揀存一二篇
俾天下後世人有不得其全集而讀之之恨豈不快
哉

又與劉超宗文

所諭變禮有二一昔無而今有者謂之變禮如用牲
干日食是也一對四時常祭而言者亦謂之變禮如
日食之災異是也此雖變亦常剖析精微真堪羽翼
經傳敢不心折心折但愚謂鼓字連讀不始於康侯
公羊何休已先康侯爲之其語意原輕非敢謂公羊

何休真勝于穀梁范甯也若以春秋大義論公羊之
所得自不如穀梁穀梁又不如左氏左氏又不如本
文程子所謂以經別傳之真偽此固晚之素心也豈
待今日而始曉然哉又諭鼓以助陽非以聲罪竊謂
鼓以助陽者其一說也以聲罪者又一說也若謂非
以聲罪則小子鳴鼓而攻之謂何且向來第二札謂
天子以鼓責勾龍以鼓責勾龍非聲其罪乎不與其
說自相背馳乎大抵著一書立一說必處處圓通不
至有一毫隔礙而後可何如何如又來札謂魯止有
祈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不知此事出何書實晚所
不知者非敢與先生辯也伏乞并初獻六羽義統示

望望

又

來札謂魯不祭地故無方澤竊謂此止據明堂位之
文而未嘗參考諸祭統也祭統明云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非魯有方澤之明
驗乎又來教謂隱桓以下六七公無僭禮樂事竊謂
左傳僖三十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獸白黑形鹽周
公以爲備物辭不敢當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宴之
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其敢干大禮以自取
戾杜註雖未詳言然陳氏皆引以爲魯僭禮樂之事

乞先生更將此三條為我一釋則無容置喙矣敬懇

又

蠻裔猶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裔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此王伯厚之言也取以證禹無加兵有苗事卓且絕矣必欲謂五見為一事更考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確是舜徵庸事苗頑弗即工上呼為帝下亦呼為帝斷已在位雖有善辯者馳波濤之口亦不能少移動也先生他日論大禹謨只言禹不煩征臯陶之刑具在兩階之舞非

干已定以折其喙矣至分北三苗為史家補敘例此則出人意表晚殆于文章學長一格價矣敬謝敬謝

又

丁綝有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豈有堂堂天子之子爵名為王而取鄉亭以為名乎何也建武中此地山陽未名為郡為縣或止以名亭名鄉果光武子荆封山陽王是此地是取鄉亭以為名想必無此事且光武十一子東海沛濟南阜陵中山楚東平廣陵臨淮琅邪有一不取郡國及縣者乎阜陵原封淮陽王以罪故徙為阜陵王食二縣阜陵即富陵其地下溼即今阜陵湖地然終是縣名也先生篤信古文尚書

非真而於酈注反不敢一筆抹殺得毋過信分明道
元以山陽從廣陵王相近附會之耳不可信也

又

向延陵仲子云有人持奉誠園在貴鄉山右甚堅者
愚曰此必誤讀唐瞻子唐詩解矣問何故愚曰唐詩
解云奉誠園在安邑坊安邑乃長安坊非山右縣名
也有一抄證昌黎馬少監墓誌余以故人稚弟謁北
平莊武王于安邑里第其時昌黎舉進士在京師窮
不自存故往拜謁之則可證安邑之在長安中矣不
識仲子能解此語否要唯先生可言之耳

又

屢承下問敢不竭其管見以蹈瞞心昧已之譏乎夜
來思荆封山陽唯其在今之兗州或懷慶方以西羌
有警徙居東南廣陵蓋當時以兗懷為中原而廣陵
則僻在南服也若如今山陽去廣陵三百里耳何取
乎其徙封大抵山川有不可改者如鄭樵有言兗州
可移而濟河不可移也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不可
改也此禹貢以山川定州疆界為萬世之書也至於
區區邱垤故蹟似不可盡以為據試觀塔兒頭儼然
舊治故基土人尤言之鑿鑿以為古淮安在此此豈
足信乎不妨故城土城盡屬射陽山陽舊治但不可
繫之山陽王荆耳再試觀劉伶臺已見唐詩果真伯

倫荷鍤地乎不過以此地山陽附會之耳何如何如
又

舊統志止載棠梨涇白水塘常豐堰未及澗河且未
及高家堰疎畧可知務要沿革扼要十數語不可多
黃河尚可暢言之庭柱長聯佳絕異日可入先生家
傳中但微有議者析薪雖出毛詩左傳與數米而炊
從儉之意不合稱柴二字又俗欲取古人家貧負薪
以自給易析爲負且暗合漢羣臣從官皆負薪寘決
河意下即接完國稅國字對下童字精功當作工讀
書一字反說得闊不如用周禮註倍音佩文曰諷倍文
疏作背文即暗誦之說與先生今日尤切朱子嘗稱

伏生倍文暗誦亦兼二義愚嘗謂古人學博一句兼
二三事合併用之甚多死罪死罪

又

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尚書古文
疏證辯論而作也其執如傾山倒海而出却可惜所
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
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
耳真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向來
以春秋純用周正毛詩純用夏正今考之殊不爾曰
爲改歲非周之歲乎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非周之月
乎維莫之春非周之時乎但不如不改者之多耳先

生以爲何如

又

歸檢漢書惠帝紀顏師古註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可見漢除真金及錢外無別賞賜驗之他處亦然寧人日知錄晚頗有駁正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洪保主人亦云信古文非真所論難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靈雲臺中無淮陰侯步騭遠祖在秦漢之間者有此封號久識之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於杜預射陽湖下曰射食亦反又音亦然則又有二音矣射水不知何處此張毅文會心處先生亦取之耶

又

初聞郝氏有九經也自爾公始既聞于皇述其初受知大泌山人事頗妙每欲筆之書未果也其歷官最奇始授給事中即降外凡三四處縣令終南京中書舍人此參考履歷及五十六家序而後得者先生云讀其書方悔前之未盡不知是指尚書解何處千祈標示以見不肖心之同然乎向云各從其好亦殊不然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吾黨兩三公乃差矣豈止與先生異趨哉近儒有言士君子不能陶鑄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敬以爲先生獻若小子真可似顏子見鑄於孔子矣何如

又

歸檢淮陰侯列傳果有鼓行出井陘口之句鼓行對賦奏最典切但細思冠軍侯三字一連實字對不得天子之氣且讀者必不肯認作鼓行先取冠軍侯將矣字作封字解愚意改曰鼓行先取冠軍功何如然賦奏句乃相如一人事鼓行韓信事冠軍功霍去病事出一人對兩人也不緊嚴近讀載酒園詩話頗悟詩道理近人直是去之萬里之遙

又

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清議得申一事奉聞長者以為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

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為加納官員一體陞遷不必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為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準行奉

旨着現行事例行蓋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草廬第一功乎

又

晚疑俄羅斯國必非羅刹國混為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隋書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見南史亦見隋書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另

考以聞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
刹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思復据
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

見列朝詩集甲前

此一證也後有所得自呈覽

潛邱劄記卷五

